

卷之四

此戴東原孟子趙注跋見文集卷十
第三行惟梓匠輪輿下文集有章字說以下字之集并作已下第七行亦以大快也八之集作一此以之集并為
是也也也誤也乾隆壬辰年故字惟是孔莊公書石可解

吾友朱君文游出所藏校板本二余一有虞山毛辰手校印記稱引小宋本元本抄本
又有宋本又或稱廖氏本而逐卷之末多記從吳文定抄本一校何此瞻云毛斧季
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有章
指餘並缺一為何仲子手校之本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
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以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以下七章並缺章
指二校本各有詳畧得以互訂外有章正季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
影鈔者併得趙岐孟子篇序于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亦以大快也乾
隆壬辰春正月休寧戴震識



太公丹書可取容為後學
一對

通鑑注引樊澤常書乞借
書一對後魏叢書一套要
寫書根兩三日內亦希御付

作史國者亦有方言通同并方言說經揚子雲年譜今載以通鑑中此
石見通子矣或載其言今人以此為己力而妄一印概世後有傳方言

方言逸句隨見隨錄已得二千餘條未知 尊處已彙鈔否

去年撤作揚子雲年譜以未見潘稼堂集及後紀通鑑等

書輟而不為今將原稿呈上春間有方言跋語五六則在

尊處社作一處收貯也 歷代小學家以此輯曹憲江武顧

野王之屬史家有傳必淵源于揚子雲能通檢必十得其五

及後書列傳恐亦有說起方言者若遺漏便可惜

老先生以為何如

平陽國志与方言相同因涉女恐不止嚴道林

陶公孫楊壯田儀四人性名

老先生親手一繕常據劉勰之書在文選

匡史記注之而片證隻字皆可而寶貴又廣

顏只載其間一姓章氏竟未收入今已錄得

王伯厚性氏急就篇一傳其見于通志氏族

畧於別未抄也性相松人品在子雲之上

考先生于方言答書中存其大畧

廣雅疑容也
廣韻疑長也

一今文尚書漢時博士所習以隸傳寫故稱今文史記

儒林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伏

生教放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云歐陽生字

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歐

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此所謂今文者也伏生

書無大誓劉向別錄云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

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

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

書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

尚書義考凡例

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據此。則伏生所傳僅二十八篇。大常蓼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是也。而史記稱二十九篇者。孔穎達云。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大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孔氏此說得之。朱彛尊謂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為二十九。不知序與古文並出。故孔臧言何圖。乃有百篇。非傳自伏生無疑。今惟據二十八篇為本。

一漢時所傳之古文尚書。許慎說文解字序。論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彝鼎之文。故稱古文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矣。劉歆遺書大常博士曰。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儒林傳云。安國為諫議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荀悅漢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十六篇者孔穎達云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歲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周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為十六又云鄭玄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

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顏達不知劉向班固所見為真古文而以為張霸之徒偽造史言霸所儒造乃百兩篇非二十四也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為四十八篇蓋二十九與十六合為四十五漢書藝文志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增多百篇之序一卷缺武成一篇鄭康成云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是也古文藏於秘府故又稱中古文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数十是也以不立於學官故謂

之逸篇。劉向、劉歆、班固、賈逵皆得見之。成帝時，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宏諸人，竝傳古文。然賈、馬、鄭雖注古文，僅及今文所有者，不注逸篇，必逸篇殘缺失次，不復能成讀。其後遂漸亡矣。

一馬、鄭本皆有百篇之序，合為一篇。其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穎達云：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是也。今仍復其舊次為一篇，附於二十八篇之後。

一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枚賾奏上古文尚書。孔安國傳，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陸德明云：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舩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老，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又云：永嘉喪亂，衆家之書竝滅亡，而古文孔傳始興。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孔

穎達云晉世至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姓亂其紀
 網為夏太康時又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
 如陸氏孔氏所言今之古文尚書及孔傳殆出於王
 肅猶之孔子家語出於王肅私定也肅欲奪鄭氏而
 冀行其學故徃徃假託以為佐證東晉古文增多之
 篇與十六篇異者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大
 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凡
 十六篇其餘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湯誥伊訓咸
 有一德武成旅獒同命凡九篇篇名雖同其文未必
 符合自朱吳棫朱子始疑之元吳澄明梅鷲辨之尤

力至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剖核明晰無庸更議矣
 今別為一編附於二十八篇及百篇之序後庶幾不
 相淆雜

一今文古文傳本各異其東晉孔傳未出以前所引尚
 書皆古本也今於案語內論其異同得失而經文之
 下則云某當從古本作某槩稱古本以明不必存今
 文古文之見至如堯典慎徽五典上二十八字今刪
 去別見後增多之篇內其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
 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吉以下分為益稷顧命王
 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分為康王之誥今仍合為堯典

臯陶謨顧命

一爾雅解釋詩書漢儒釋經多宗之則注內已見采錄
如詩有毛傳鄭箋禮有鄭氏注並宜全載其文然後
附以諸儒之說惟尚書無漢儒全注今經文之下即
取爾雅以存古義

一今文尚書歐陽和伯及夏侯勝夏侯建所傳古文尚
書膠東庸生及衛宏賈逵馬融鄭康成所傳其本久
亡惟見於經史傳注引今文作某馬鄭本作某而東
晉古文與二十八篇為同者雖有改易皆不出馬鄭王
之本自東晉以來行之既久今姑就其書詳考各本

異同訂其得失

一歐陽大小夏侯學惟許慎五經異義多載其說其旁
見於他書者甚少賈馬鄭之注則猶可搜輯宋王應
麟撰集古文尚書鄭氏注十一卷於鄭氏一家亦未
能詳備又多訛舛且徵引之體不拘本文或因辯論
所涉約略其意不得掇出冠以漢儒之名今但列引
之者名氏或書名於上如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義疏
以及史記集解等書內稱馬云鄭云而鄭注又單稱
注云與兼言馬鄭或舉姓略名或姓名並稱之類各
如其舊庶免掇拾爽失之病

一注內引先儒之說始見稱某氏某下係以書名次條以下惟稱某氏某曰至孔安國傳雖晉人偽託大抵多襲用古注其與賈馬鄭王同者無庸重見惟刪取其異者次古注之後或亦古注所有特不可考耳不稱孔氏安國曰惟稱孔傳曰以別真偽書內所引多與今注疏本異者係從宋本校正

一古人語言文字多失傳以今人所知字義讀古人書往往扞格書自唐虞而下詩自商而下易始庖犧然有象而無辭與諸經皆自周而下故有書契以來莫古於尚書漢儒訓詁各有師承又去古未遠使其說

皆存用備參稽猶不足以盡通於古况散逸既多其見者可忽視之乎故是編於各書所引歐陽大小夏侯氏說及賈馬鄭之注詳略必載古注語簡義精雖盡收不見其多至宋以來鑿空衍說載之將不勝載故嚴加刪汰

一數義各異者倣許氏五經異義之意具列其說加案語折衷之以其人之先後為次至轉相祖襲則惟載其創立是說者或後人因前說引伸或後之特見偶與前人合而語更詳明皆作小字附前說之下

一漢書言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又許

慎說文解字所引書與今本異慎自序云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此所謂古文乃孔氏所傳之真古文非東晉以後所謂古文者也今於案語內並備論之

一是編雖備列異說意主於發明經義故案語內或折衷諸家聊出所見以明去取或諸家說皆未及則旁推交通以得其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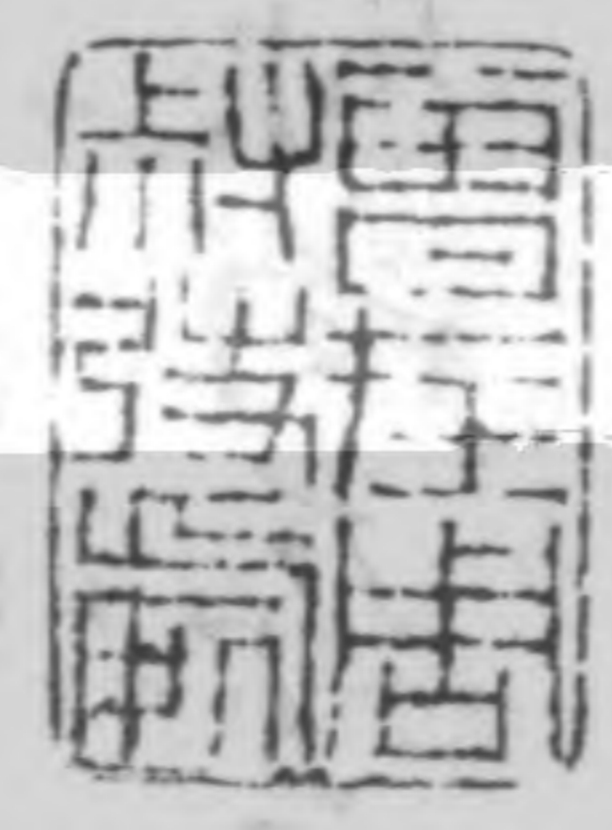
一揚雄法言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鄭康成書贊云三科之條以虞夏同科也孔穎達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今定虞夏

書四篇商書五篇周書十九篇其篇第費誓在呂刑前據賈鄭舊次也

堯典第一

曰若稽古曰當從古本作粵

爾雅粵于也若順也



虞夏書一

後漢書李固傳注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鄭玄注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

三國志三少帝紀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惟

與

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
 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
 豈作者之意乎孔氏穎遠尚書正義曰鄭玄信緯訓
 稽為同訓古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
 與之同功古之為天經無此訓
 林氏之奇尚書解曰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曰字為
 越與古誥越若來三月同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
 體發論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謂考古某人之
 事為如此也蘇氏云史官之為此書也謂吾順考在
 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其說比先儒為優然虞
 書謂堯為古可也為皋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

若從周官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為堯則下加曰字
 又為難說如允迪厥德皋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皋陶
 曰可也放勳以下非堯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不行
 此說為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

劉氏安世尚書解曰當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
 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

案發端之辭或言于或言爰或言粵聲義相近
 說文粵于也審慎之辭周書粵三日丁亥據說
 文粵為本字其作越或作曰竝六書之假借爾
 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粵與曰重出於

六書為疎爾雅釋言若惠順也若與如一聲之轉惠與順一聲之轉說文如從隨也從隨之義引而伸之為順為同篇內若字多矣皆相因無異解不得合曰若二字為發語辭召誥之越若來三月越者發端語辭徐鍇說文繁傳釋粵三然後若來三月則由二月順數之至方來之三言之若字宜從古注稽古猶言考之昔者凡已往則稱古昔盤庚篇謂前王曰古我先王孟子書謂數日之間為昔者是也前史所注記後史從而刪取成篇故發端言粵若稽古猶後人言

謹案云爾明不敢以臆見爽失其實也自漢迄今竝誤讀粵若稽古帝堯為句漢唐諸儒以稽古屬堯鄭康成訓稽古為同天於字義全非賈逵馬融王肅皆為堯考古道而梅賾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亦同孔傳本晉人偽撰襲取賈馬之注故魏博士庾峻引賈馬及肅而不言安國周官唐虞稽古又偽古文語與偽傳同出一說也宋儒以稽古屬史官而未明於粵若稽古四字句絕其下文帝堯曰放勳記帝名號也臯陶謨與堯典一例下文臯陶曰則直記臯陶

之言也。林氏疑於兩曰字，由句讀失傳耳。

帝堯曰放勳。勳亦通作勛

爾雅勳功也。

陸氏德明經典釋文曰：堯，唐帝名，馬融云謚也。翼善

傳聖曰：堯放方，徃反。徐云：鄭王如字。馬云：放勳，堯名。

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

孔傳曰：言堯放，上世之功化。

蘇氏軾書傳曰：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勳。此論其

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堯

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皋陶為名允迪

乎。

林氏之奇曰：李校書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夏氏

書解曰：堯功勳放於四海。

黃氏度書說曰：放古倣字，放勳謂放古而有其功也。

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

為名，或以為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錫帝曰：虞舜曰

格，汝舜曰來，禹曰棄，曰皋陶曰咎，垂曰咎，益例以名

命之，則舜禹當為名，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檀弓曰：

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惟論語曰：子小子履，履

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改為履，此則

不可知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堯舜禹皆名也古帝王皆以名
紀胡文定修春秋劄子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
紀稱有繆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
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攷之尚書帝曰格汝舜格汝
載其君之名而不諱也
禹名其臣也堯崩之後舜與其臣言則曰帝不敢名
其君也自啟至發皆名也夏后氏之季始有以十干
為號者桀之癸商之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皆號
以代其名白虎通曰殷質自天乙至辛皆號也沃丁
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皆
以為書篇之名惟其號也
之見於經者二天乙之名履辛之名受是也是號祿

父乃曰湯曰紂則亦號也號則臣子所得而稱故伊
尹曰惟尹躬及湯頌曰武湯曰成湯曰湯孫是也多
言爾先祖成湯
對其臣子稱之
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曰皇祖曰烈
祖曰高祖曰高后曰中宗曰高宗而廟號起矣曰玄
王曰武王而謚立矣自夏以前純乎質故帝王有名
而無號自商以下寢乎文故有名有號而德之盛者
有謚以美之於是周公因而制謚自天子達於公卿
大夫美惡皆有謚而十干之號不立史記齊太公世
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猶用商人之稱陸淳曰史
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猶少其後乃皆有謚
然王季已上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記當時之言動君不可與臣俱
 名故名臣而稱其君曰帝篇中稱名者惟發書名則
 垂諸簡策以詔來世與叙述之文不同故二典謨貢
 不嫌以名著也或曰史遷云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由
 此推之則放勳亦名也孟子再稱放勳屈原三稱重
 華堯舜禹豈有二名哉曰放勳重華文命皆號也而
 亦可謂之名閻百詩曰名者號也言舜號曰重華禹
 號曰文命爾云孔疏云人有號謚之名余謂名曰重
 華名曰文命此生號之名也孟子名之曰幽厲此死
 謚之名也皆得謂之名然則典貢之上曷不繫以號

曰上古淳樸無嫌於名故不必以號著也商則稍有
 所嫌矣湯號也亦曰成湯武湯與放勳重華文命同
 其名曰履論語云予小子履是也避名著號故書有
 湯征湯誓湯誥商人以十干為號自上甲微始魯語
 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上甲者十干
 之號微其名也湯號天乙而更有美號故以湯著後
 王無他美號則亦以十干之號著而不名故書有太
 甲沃丁仲丁河重甲祖乙盤庚又有廟號太甲為太
 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故書有高宗彤日高宗
 之訓太甲三篇及身而作史亦不追改也高宗二篇
據殷本紀

為其子祖庚時作故稱廟號序以為祖已訓高宗誤也周人以諸事神死則制為謚以易其名故書有康王之誥以謚著焉文侯之稱謚據左傳成王命魯公以伯禽命唐叔以唐誥伯禽唐誥皆誥命篇名也文侯之命初亦當類此其以謚著者蓋誥命篇名也史所追改

案曰放勳三字為句猶曰虞舜三字為句也放勳重華皆臣民推美之號猶湯之為美號也放

字之義林氏引李校書之說得之

欽明文思安安思當從古本作塞安

爾雅欽敬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

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四方謂

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其敬明文

思為此次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

孔傳曰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也

林氏之奇曰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

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

而行之非事於免強修為若孟子所謂性者也朱子

曰能教使能明惟明故文理詳察粲然可觀而意思

自是深遠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

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免強也

案後漢書馮異傳思唐虞之晏晏注引考靈耀
 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
 之晏又第五倫傳體晏然之姿注引尚書考靈
 耀堯文塞晏晏據馬鄭本皆作文思而後漢書
 注兩引考靈耀一作思一作塞宜以作塞為正
 其作思者後人習見思罕見塞涉筆遂為思耳
 凡言德性明與誠盡之矣塞即誠也中庸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蓋
 智者恃其明以為施諸行不失而其失多矣堯
 之德欽所以大其明也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亦誠之
 屬也文之以禮樂則學以進於純粹矣堯之德
 文所以成其塞也晏晏者形容其欽明文塞出
 於自然也

允恭克讓

爾雅允信也克能也蘇氏軾曰恭有偽讓有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案史臣稱堯之欽明文塞以晏晏形容之四者

德之有於中者也見其晏晏然著乎外即孟子

所謂晬然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

而喻也。恭讓皆在外而寔本乎內。故曰允曰克。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光當從古本作橫。爾雅說文並作枕。

爾雅枕充也。格至也。孔傳曰光充也。既有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表至

于天孔氏穎達曰界外之畔為表。

案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後漢書馮異

傳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又班固西都賦橫被六

合。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爾雅釋言曰枕頰充也。釋文枕孫作光古黃反。

許氏說文解字枕字下云充也。蓋古字枕與橫

通用遂訛而為光。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

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云橫充也。謂氣作充

滿也。釋文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

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

於天下。鄭注云橫充也。疏不知其義。出爾雅。史

言堯之德橫被四表。正如記所稱橫於天下。橫

乎四海也。東晉所出之孔傳云光充也。應是襲

漢人舊解。經之文義橫四表格上下對舉。充盛

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有人民。故言被

上下謂天地。故言于。詩周頌噫嘻篇鄭箋舉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二語疏引注云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此所謂注或馬鄭王之注然以光為光耀則漢時相傳之本亦自不一蔡氏沈云光顯也又以被四表格上下對言之失古人屬辭之意

克明俊德俊亦通

爾雅駸犬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孔傳曰能明用之蘇氏軾曰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為首親親為次陳氏大猷書集傳或問曰或問克明峻德

諸家皆以為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文所言俊又俊民俊有德竝是賢俊之德俊之為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名聖人之德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發明已意非必盡與出處本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旨止字即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為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多固難相律

朱子語錄曰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堯典自欽明文思已下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法作能明俊德之人似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

案夏小正正月時有俊風說曰俊者大也古字

堯典

俊駿通凡德行行事苟有所失則如日月之蔽
虧克明者言大德之昭顯無或蔽虧也大學明
明德之義本乎此以德行行事之大謂之大德
以人所瞻仰謂之明德其實一也陳氏引敬止
止字訓語助辭考之詩緝熙敬止對稱緝熙言
繼其光明敬止言敬其所止止字無從定為語
辭古人引詩書必無并其字義失之者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九族今載禮尚書夏侯歐陽說
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

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
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
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
妻之母姓為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
玄孫凡九皆為同姓也謹案禮總麻三月已上服思
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也九族不得
但施於同姓鄭駁云玄之聞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憶度

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則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取妻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言之，如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

後漢書班固傳注曰：尚書曰九族既睦。鄭玄注云：睦，親也。孔氏類連曰：睦即親也。章即明也。

陸氏德明曰：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孔傳曰：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林氏之奇曰：高祖非已所得，而逮事玄孫非已所得。

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其族繫出於

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為九族哉？朱子語錄問

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如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

四母族三妻族二，是謂曰文族。謂本族姑之夫家姊

妹之夫家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又曰九

姨母之家妻族，謂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又曰九

族且從古注又曰九族以三族言者，較遠五服異姓

傳曰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

其中也。敦宗睦族之道，必編內外之親。

陳氏大猷書集傳吳氏曰：九族者，數之極。凡王者於祖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王氏克耘讀書管見曰：既字當訓盡。如既用之，既言無一人不親睦也。

顧氏炎武曰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而昏

禮及仲尼燕居三族之文康成並釋為父子孫儀禮

禮三族之不虞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杜

元凱乃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姊之

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非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

而異族者孔氏正義謂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左氏

大年不知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可以相及

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

殺而親畢矣是所謂九族者也春秋魯成公十九年

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共公距戴公

九世宋洪適容齋隨筆言嗣漢王士啟在隆興為從

叔祖在紹熙為會叔
祖在慶元為高叔祖

案古人宗族稱謂同祖而下曰世父叔父從父

昆弟同曾祖而下曰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

弟同高祖而下曰族曾祖父族祖父族父族昆

弟服制則同祖而下大功同曾祖而下小功同

高祖而下總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加隆也爾

雅族昆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注云同姓之親

無服屬明服之制止於同高祖而下也昏禮請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鄭以總麻之服不禁

嫁女取妻明異姓不在族中據雜記云大功之

堯典

尚書卷之
十三
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父小功。已為之總者也。昏禮以已上對父。下對子言之。已小功之末。乃可取婦於子。寔總麻之服。自子而數。至族曾祖父。不得為三族矣。族曾祖父。同高祖者也。夏侯啟陽說。謂五屬之內。為一族。指此。鄭氏謂女子雖適人。不與父兄。為異族。考之服屬。姑姊妹之外。有父之姑。從父姊妹。及從祖姑姊妹。適人者。若姑姊妹女子。子別於五屬。則無以該之。儀禮總麻三月者。列外。

孫甥。姑之子。因姑姊妹女子。子而及之。為九族之三。又列舅與舅之子。此二者。統於母之父。姓。杜元凱獨舉外祖父。則遺此矣。又別從母及其子。為二。而遺五屬之內。尤失之。顧氏援爾雅於內宗曰。族於母妻。則曰黨。證異姓不得言族。夫異姓之不得引為已族。故就已而言。則於母妻。稱黨。各就其族而言。固各為一族。合之有九也。况堯典之九族。該舉甚廣。九族不必盡有服屬。詳言之曰九族。槩言之曰三族。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仲尼燕居篇曰。以之閨門。堯典

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三族承閨門言不遺母
 黨妻黨可知三族不虞之辭不過泛言在喜樂
 時本無庸拘泥至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為五以
 五為九專以明上殺下殺旁殺之等論服制非
 論族屬顧氏謂高祖之昆弟與玄孫之昆弟固
 可以相及據五屬高祖之昆弟於已為親同姓
 若謂同高祖而下有為玄孫之昆弟者然皆服
 既窮戚既單使廣推及此又不得以九為限徒
 因以五為九之文附會九族而不知義各有當
 也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當古本作便亦通作
 史記五帝本紀便章百姓裴駰集解鄭玄云百姓羣
 臣之父子兄弟

後漢書劉愷傳注曰尚書曰辯章百姓鄭玄注云辯
 別也章明也

孔傳曰百姓百官也蘇氏軾曰百姓凡國之大族民
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陳氏大猷曰
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得位
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
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

林氏之奇曰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
 世以宰相為平章事蓋出於此

朱子語錄曰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今天下

民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

國語說百姓則多說百官族姓蔡氏沈曰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

案詩小雅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可證史記便

章乃書之本文索隱云今文作辯章鄭所注者

古文其本亦作辯章矣詩小雅羣黎百姓編為

爾德毛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周語百姓兆民

常昭注曰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楚

語子期對昭王曰民之徹百官王公之子弟之

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

是為百姓注云徹達也自以名達於上者有百

官也質有賢質物事也以功事賜之姓官有世

功則有官族若太史司馬之屬據此則百姓之

稱周時猶不指民而謂唐虞時即以指民非也

罔弗百姓語見偽古文不足引以相證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爾雅黎衆也時是也雍雍和也

林氏之奇曰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衆人於是

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

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從子知之

說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

案時雍猶言斯和耳萬邦君長亦在百官族姓之內故此遂言黎民凡在民上者欲其昭明民則能使由之不能使知之也至於從化而無乖戾可以觀治教矣

乃命羲和

陸氏德明日馬云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此命羲和者命周禮疏曰堯典乃命羲和注云高辛之世命重為南

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和氏之

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

時官名蓋曰稷司徒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

顯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

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復九黎之德堯

此文先羲和後揚子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

重而和承黎後矣呂刑族而自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

事也鄭語和雖別為高辛氏族而自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

言於此注云高辛氏命重黎與此命羲和為一

命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嘗使重黎誅之而天下帝嘗

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其弟吳回為重黎居火

以重黎為楚國之祖東晉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

此是也。鄭荅趙有云：先師以來皆云火當為北，當云黎為北，正高辛所命，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林氏之奇曰：唐孔氏謂羲和為氏族，下云咨汝羲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羲氣以為羲，歛仁氣以為和，日出之氣為羲，羲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者陰也，羲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

陳氏樸書集傳纂疏曰：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和自掌四時作歷，當是兩官紛紜之說，不足泥。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

欽若昊天 昊當從說文作界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曰：春日界，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界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界天，總敕四時，知界天不獨春也。春秋左傳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時非秋也。鄭駁云：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愍下言之；冬

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
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已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
稱之浩浩杲天求天之博施蒼天蒼天求天之高明
旻天不弔則求天之殺生當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
所為當順於時也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
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杲天孔丘卒稱旻天不
弔無可怪耳

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人當從古本作民

孔氏穎達曰二十八宿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
各有中者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

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
也集會之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
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
以辰言之蓋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
其實同故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
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以星辰為二者
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此
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于此注以星辰為
一

蘇氏軾曰歷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

是也或曰辰三辰心伐北辰也

林氏之奇曰薛氏云周建子天時也商建丑地時也

夏建寅人時也堯之所授為人事而已以建寅之月

授之故曰敬授人時此說雖近似然改正朔始於商

時堯舜之世無三正之異故春秋疏舉鄭氏曰正朔

三而改自古皆相變而以其說為不然謂古惟用夏

正惟商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商命而用建子觀此

說則薛氏之說亦不可用矣人時史記作民時

度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秋東作宅當作

爾雅寅敬也

周禮疏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

使分主四方法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

又命四子為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

名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其六人未必是金仁山案尚書

大傳舜巡四岳奏羲伯之樂和伯以總之則羲伯和伯

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

無統矣說致確羲伯和伯官在國都中四子則分遣

則猶今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又古者太史

職掌察天文記時政漢時太史公掌天官
不治民而細石室金匱之書猶是任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嵎海嵎也夷萊夷也賜谷海嵎夷

尚書義考

堯典

之地名。王氏應麟因學紀聞曰：今按史記堯本紀居
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禹鐵。胡氏渭夷。既畧索隱云
從夷則可讀為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焉。
則冀城而非青。城在遼西。龍云：禹鐵。缺。賜谷也。既在遼西。
寧海州為嶧。夷近世皆宗。其說余按今禪書乘。因以
東遊海上。齊東北。神迎。其日出。常昭。祠成。山成。山在東。
入海。最居。齊東。北。陽。以。迎。其。日。出。云。常。昭。祠。成。山。成。山。在。東。
古相傳為。日出。之。地。謂。義。仲。百。八。十。里。有。成。山。是。也。然
文登則可。疑耳。且。壤。地。既。畧。峒。夷。之。所。宅。在。此。頗。近。理。也。
淄。登。則。可。疑。耳。且。壤。地。既。畧。峒。夷。之。所。宅。在。此。頗。近。理。也。
為得宜。范。史。以。東。夷。無。種。為。峒。夷。必。有。東。寅。賓。出。日。治。尤。
典亦用。其。說。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命。蘇。定。方。杜。氏。通。
濟以。斯。羅。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測。景。
為峒。夷。也。元。史。天。文。志。言。郭。守。敬。為。太。史。四。海。測。景。
之。所。凡。二。十。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
八。度。與。登。州。同。後。世。朝。鮮。為。外。國。測。景。但。可。在。登。州。

堯時嶧夷為青域。則賓。徐音。儻。為云。從也。平馬作革。
測景自當在朝鮮也。賓。徐音。儻。為云。從也。平馬作革。
云使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曰：蓋以

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鄭以作為生。許秋言西成春

而識其初出之景也。鄭以作為生。許秋言西成春

宜言東生。取於農作之義也。惟魯氏謂春為陽中。萬

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此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

子萬物竝作。為證。此可以補先儒之失。孔氏穎達曰：出於

孔傳曰：宅居也。東表之地。稱嶧夷。賜明也。日出於谷

而天下明。故稱賜谷。嶧夷一也。孔氏穎達曰：據
谷。指其地。名。則稱嶧夷。居者。居其官。不日。所出。謂之。賜
帝。都。而。遙。統。領。之。嶧。夷。即。高。貢。嶧。夷。既。畧。者。統。之。亦。有。時
述。職。蔡。氏。沈。曰。嶧。夷。即。高。貢。嶧。夷。既。畧。者。統。之。亦。有。時
者。取。日。出。之。義。義。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

測候之所則在於
嶠夷東表之地也。賓導秩序也。平均次序東作之事
以務農也。

蘇氏軾曰。禹貢嶠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
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當在西樓朔
方幽都。當在幽州。而南交為交趾。明矣。當是致日景
以定分至。然後歷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當居
也。

林氏之奇曰。據孔氏云。賓導也。則音儻者是與儻相
之儻同。賓出日。餞納日。蓋將以候日晷之早晚。以驗
晷刻之長短也。帝學歷日月而迎送之。即此法也。陰

陽四時之氣。運於天地之間。造化密移。莫不有序。平
秩平在者。蓋所以候其氣節之早晚。如後世分定二
十四氣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宅字古與度字通。見周禮注等書者。非
一宅嶠夷之屬。皆謂度日景於此。

金氏履祥尚書表注曰。帝堯以嶠夷正東方之景。青
境寔跨有東夷。胡氏渭曰。後漢書東夷有九禮。昔堯
命羲仲宅嶠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
也是以九夷為
嶠夷。金說本此。

案周禮縫人注引書度西。以是例之。鄭康成本
當作度嶠夷。度南交。度朔方。古音宅讀如度。分

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三月之中氣也

周禮小司馬疏曰鄭注堯典云日中者日見之漏與

不見者齊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

也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日短者日見之漏

四十五刻於四時最短出入為分連曰天之晝夜以日

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明

夜五刻所以禋於晝則晝多於夜復較五刻古今歷術

與太史所候皆云晝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然今太史細候

之法則較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秋分晝漸長增

九刻半夏至於秋分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晝漸短減

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亦如之從春分至秋分晝漸

又于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

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

始請改之鄭注與歷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

減晝漏五刻不知馬融為傳已改之矣因馬融所減

而取減之敵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此冬至所以誤耳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為鶉火之方或朱子曰中星

以次言或以星言晝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

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

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

蘇氏軾曰殷當也

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

林氏之奇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

正午之中星王子雍謂星鳥星火星虛星昴季月也

堯典

蓋不知歷家有歲差之法。以月今日在某宿。求之所
以不合。月今日在某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歲差之
法。乃歷家之所通知。先儒未之思耳。

案古法晝夜百刻。後代或改用百二十刻。或用
九十六刻。或用百八刻。取於分隸十二辰。每一
辰為十刻。八刻九刻。無奇零耳。百刻之分隸十
二辰也。每一辰八刻二十分。此二十分。據五代
會要。謂之時正。居一辰之中。而分前四刻為正
前後四刻為止。後據蠡海集。則分十分為初初
刻。在初一刻之前。十分為正。初刻在正一刻之

前。二法皆通。其晝夜永短之故。蓋由人所居有
南北。則北極赤道因而異勢。于是日躔之發歛。
每日成一左旋之規。在平地上下。隨其南北不
同。就中土言之。春秋分日值赤道。其左旋之規。
赤道是也。與地平交于卯酉。地平上下之度。造
均。故晝夜平分。冬至在赤道南。其左旋之規。外
衡是也。與地平交于辰申。地平上之度少。故晝
短。地平下之度多。故夜永。夏至在赤道北。其左
旋之規。內衡是也。與地平交于寅戌。地平上之
度多。故晝永。地平下之度少。故夜短。自中土而

北。北極去地愈遠。赤道去地愈近。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愈多。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愈多。而永者愈永。短者愈短。至北極正當天頂。赤道環地平如帶。則春分至秋分為晝。秋分至春分為夜。自中土而南北極去地愈近。赤道去地愈遠。則夏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上之度漸少。冬至左旋之規。在地平下之度漸少。永短皆漸減。至赤道正當天頂。南北極皆適準地平。則日躔雖有發斂。而無永短。又黃道交於赤道二分前後。交之勢斜。則發斂疾。數日而差

一刻。二至前後。勢近平。則發斂遲。半月而差一刻。此隨時隨地。永短各殊也。古法晝長六十刻。晝短四十刻。約計大致云爾。據中土所見日出入。晝長踰六十刻。晝短不及四十刻也。古又有以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合之五刻。損夜以裨於晝。鄭康成注儀禮云。日入三商為昏。疏以為三刻。凡言三刻。言二刻半者。亦約計大致云爾。日未出前及日入後。距北平十八度。奇皆有光。惟春秋分左旋之規。即赤道。其度最廣。昏明分各五刻。冬夏至左旋之規

其度狹則昏明分且非五刻之可限也。至若人所居愈北赤道距天頂愈遠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以斜當其正遠踰乎十八度矣。人所居愈南赤道距天頂愈近地平下十八度奇。左旋之規勢漸正而與之等。此昏明則分之亦隨時隨地各殊也。大抵北極出地幾五十度則夏至夜半猶有光。故唐書天文志言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曠不暝。少肺羊驛纔熟而曙。又言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異。今為覆矩圖。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

極移一度輒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晷晝夜之長短。而天下之晷皆協其數矣。自古論晝夜永短。以南北里差言。是始乎此。

又案日中宵中日永日短。此分至之不變者也。星鳥星火。星虛星昴。舉昏見南方之星。以知時節。天左旋。日月星皆右旋。而北極為左旋之樞。以正南北。赤道為天之中帶。以正東西。以界南北。左旋者東西旋也。右旋者迤而為南北旋也。月二十七日。小餘不及三分日之一。出入於黃道一終。其行黃道之南。謂之陽歷。行黃道之北。

謂之陰歷。日躔黃道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出入於赤道一終。自春分至秋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北。自秋分至春分。日之發斂在赤道之南。恒星或謂之列星。或謂之經星。古人分之為四象。為二十八宿。為十二次。凡二萬餘年。出入於赤道一終。近春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南者。今右旋入赤道北矣。近秋分黃赤道之交。古在赤道北者。今右旋出赤道南矣。此日月星迤而南北旋之驗也。遲速不同。其皆右旋則同。以日言之。夏至而後。自北發南。冬至而後。自南發北。歲一南至一北至。右旋之為南

而後。自南發北。歲一南至一北至。右旋之為南。北旋明矣。有南北旋以成寒暑。有東西旋以成晝夜。昔儒惑於左右之名。以為日月與天皆左旋。少遲則反右。是知有東西旋而不察其何以南北發斂也。又昔人所謂天者。即以四象二十八宿當之。其言天左旋。即指恒星。而不知恒星亦右旋。特其推移甚微。六七年纔及一度。仰觀不覺耳。晉虞喜之言曰。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始此。稽諸載籍。堯典夏小正所言

尚書義考
星象相近詩三百篇暨國語左氏春秋月令所
言星象相近堯時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
五月初昏大火中流火宜在六月。幽詩七月流
火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月令季夏
之月昏火中則六月昏中暑退十有二月旦中
寒退而七月初昏大火西流於星後一次故於
時後一月。然不聞古人疑之。亦不聞古人謂之
差。而隨其世之推移。表以示民。非明知恒星右
旋一同乎日月之右旋歟。推步家分天自為天
歲自為歲。謂歲周不及天周。所云天周亦指恒

星言之。以恒星譬之郵程。日月譬之過客。夫借
恒星以記日月之纏離可也。謂日右旋。歲歲於
天有差。非也。黃道斜絡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
赤道北。春秋分日值二道之交。冬至日值赤道
南最遠。是為子宮之半。夏至日值赤道北最遠。
是為午宮之半。春分卯宮之半。秋分酉宮之半。
千歲之日。至起子宮。歷十二宮。而復起其所無
毫末之差。使未值赤道之南最遠。不為冬至。未
值赤道之北最遠。不為夏至。未值二道之交。不
為春秋分。據黃道言。日纏惡得有差。古今節氣

尚書集元
二十九
日所在之宿以漸而異。由星右移故也。黃道分十二宮。與列宿分十二次。推步家未知區別為二。即以星紀至析木十二次之名。名黃道十二宮。漢時未覺冬至日纏於宿度相差。以其特節氣日躔所在分十二次。大雪屬星紀之初。冬至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為節氣。至其中為屬星紀之中。故曰日至其初為節氣。至其中為中氣。此由不明二十八宿雖近黃道之星。而日星各自運行也。列宿十二次。因星得名。終古不變。宋書大明六年南州從事史祖沖之曰。次隨星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斯言足

正十二次隨節氣。中氣推移之謬矣。黃道十二宮。大雪子宮之初。冬至子宮之中。芒種午宮之初。夏至午宮之中。二十四氣各有定在。亦終古不變。所謂日至其初為節氣。至其中為中氣者。加於黃道十二宮。斯至當不易。古歷皆節氣過宮。節謂兩節之間。中謂一宮之中。西域諸國推步日躔。以中氣過宮。冬至屬星紀之初。小寒屬星紀之中。故於冬至曰某日某刻日躔星紀之次。則中氣居兩宮之間。而節氣反居一宮之中。名與實悖。又襲用星紀至析木等名。冬至日在

尚書義考
折木之半箕二三度。猶曰日躔星紀。其宮界從中氣而定。故僅差半次。苟正中節之名。使宮界從節氣而定。則折木全改為星紀。十二次名義。悉因之淆惑。越四千餘年。將東陸三次。全改為北陸三次。此由不知十二次之名。起於列宿。不可以名黃道十二宮也。與漢時昧於日星運行。所以失不同。而其失則同。左氏春秋玄枵虛中。又言婺女為玄枵之維首。是婺女值玄枵之初。虛植玄枵之中。十二次宜準是遞之。凡一規皆可分十二宮。皆可以十二子名之。十二子分奠

四方。亥子丑位北。寅卯辰位東。巳午未位南。申酉戌位西。是為四方之定位。十二次配十二子。北陸三次。星紀丑。玄枵子。娵訾亥。西陸三次。降婁戌。大梁酉。實沈申。南陸三次。鶉首未。鶉火午。鶉尾巳。東陸三次。壽星辰。大火卯。折木寅。自昔相配如是。究其實。且配十二次星紀。非丑配黃道冬至也。冬至必建子月。則宜為子宮之半明矣。天地之定位。赤道居正。卯正酉。春秋分。值二道之交。非卯宮酉宮之半。而何。是故黃道十二宮。宜順序十二月。建以為之定名。西洋人又稱

黃道冬至為丑宮。而春分為戌。秋分為辰。名義安在。蓋不惟十二次之名不可襲。即十二次配十二子之名亦不可襲。凡舉星象十二次及黃道十二宮名實之際。所宜察也。史記衡殷南斗。宋均云。殷當也。又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張守節云。殷當也。當謂相當值。

厥民析。鳥獸孳尾。

孳尾當從古本作字微。

爾雅厥其也。

孔傳曰。冬寒無事。竝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田孳。交接曰尾也。

案析謂分散而適野。孳尾。史記作字微。孳字尾微聲義通。言字養其生之微者。說文云。字。乳也。

詩瑣兮尾兮。尾亦微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爾雅申重也。訛化也。孔氏穎達曰。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胎生乳化之類。

孔氏穎達曰。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

史記索隱曰。南方地有名交趾者。或古文畧舉一字。

名南交。即是交趾不疑也。劉氏敞曰。本言宅南曰交。

曰。案漢初置交趾郡。後置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是則本名交。後世增益之也。

尚書集解 三十一
林氏之奇曰南交孔氏云夏與春交王氏云南方相見之時陰陽之所交也此說不然蓋南交即交趾也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則交趾之對幽都由來尚矣交趾在正南故曰南敬致孔氏謂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其說不然周官春夏致日秋冬致月左氏曰日官居卿以底日則敬致者致日之謂也

惠氏棟尚書古義曰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本又作為云為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為皆是耕作營為勸農之事棟案譌與訛古字本通毛詩無羊

曰或寢或訛傳云訛動也韓詩作譌薛夫子云訛覺也說文引詩民之譌言今正月詩作訛箋又訓訛為偽偽亦與訛通故王莽傳又作南偽索隱作為者古偽字皆省文作為淮南天文曰歲大旱禾不為高誘曰為成也禾成於夏故曰南為此與東作西成皆言農事索隱本是也

案惠氏引高誘注淮南天文證禾成於夏故曰南為與孔穎達正義言禾苗秀穗化成子實同一義索隱以耕作營為解東作南為非也周官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鄭注云致日景

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有長短隋書天文志劉焯云周官夏至日景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蕃陸續先儒等皆以為景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景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明為意斷事不可依今交愛之州表北無景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又載姜岌言地有遊氣故參伐在旁則其間疏在上則其間數日晨夕近地故色赤而大無遊氣則色白大不甚矣今考一歲之推步起冬至

而堯典故致言於仲夏周官日至之景亦據夏至言蓋冬至日在赤道南去地平近夏至日在赤道北去地平遠近則遊氣能映小為大升卑為高遠則出遊氣而上漸還其本體故冬夏致日於仲夏尤準古人因表景知黃赤道高下猶唐以來測北極高下也赤道距北極四分天周之一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則赤道高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則赤道下一度環地之周上應天周晉書天文志王蕃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

之裏黃也。由此言之。天既成大圜。地又以圜體處其中。故大圜之中心。即地體之中心。人所居者。地體外周。猶卵黃之上也。距中心為圜徑之半。古割圜術。自圜之中心。觚分之。割圜周成弧背。而得句股弧矢之用。凡推算所得者。皆據圜之中心。與外周相應。天之實象也。測望所得者。人居地體外周。較諸推算所得。隔地半徑。於是差數又生焉。凡為差者。數端致日所當知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星火。大火之屬。司馬之職治。

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鄭志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木三者。大火為中。故尚書舉中以言焉。

金氏履祥曰。心宿有三星。中一星名曰大火。

案十二次之名。周人之文始舉之。唐虞時仲春初昏。適朱鳥七宿在南。蒼龍七宿在東。白虎七宿在西。玄武七宿在北。列星旋轉。隨時不同。本無東西南北之別。其曰南陸東陸西陸北陸。各以方位言者。疑即唐虞時據仲春初昏名之。然則四象蓋辨自羲和。而十二次首星紀。殆因周時。

冬至日在牽牛遂以是為紀之首十二次蓋周人所定矣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說曰大火者心也不必為次名

厥民因鳥獸希革

詩斯干疏曰堯典注云夏時鳥獸皮疏毛見

孔傳曰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助農也夏時

鳥獸毛羽希少改易革改也

案革猶皮也於夏言希革於冬言毳毛鄭注得

之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錢納日平秩西成

昧當從古本作柳

史記五帝本紀居西土曰昧谷集解徐廣曰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一作柳谷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允山

陸氏德明曰錢馬云滅也滅猶沒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寅錢納日謂秋分夕月也

周禮縫人注曰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書曰分命知

仲度西曰柳穀疏曰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

兼有餘色故曰柳穀惠氏棟曰穀與谷通滅與穀二

注尚書從古文作昧谷故虞仲翔奏鄭解尚書達失

事目言古大篆非字讀當為柳古柳非同字而以為

昧棟案史記亦作柳谷此古文也鄭康成依賈逵所

尚書義考堯典

事秋三非同事說文曰非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非古文酉非為春門萬物已出非為秋門萬物已入从一非閉門象也柳非同字日出於暘谷入于柳谷西者隴西西縣之八允山一日

孔傳曰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也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

爾雅宵夜也孔傳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脩

詩七月疏曰堯典注云虛玄武中宿也

史記索隱曰虛舊依字讀而鄒誕生音墟案虛星主

墳墓鄒氏或得其理

厥民夷鳥獸毛毼

孔傳曰夷平也老壯在曰與夏平也林氏之奇曰于就在田于秋又言與夏平則是三時之辭其言無異程氏謂秋稼將成歲事將畢民獲卒歲之實心力平夷安統理也毛更生整理

陸氏德明曰統說文云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為器用也

蘇氏軾曰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案夷字之義蘇氏得之統洗聲義相邇程子云

澤好也

堯典

尚書義考 三十七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爾雅朔北方也在祭也

孔氏穎達曰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

史記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索隱曰案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謂人畜積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

方也今案大傳云便在伏物太史公據之而書

蘇氏軾曰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黃氏度曰北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為大界

案在察聲義通凡六書之假借依聲託事也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詩七月疏堯典注云昴白虎中宿也

齊氏名南曰堯時冬至日躔所在術家多以意說宋何承天隋袁充皆謂日在須女十度已為近之唐一

行直謂日在虛一則星火星昴皆以仲月昏中得其解矣

厥民隩鳥獸氄毛

隩當從古本作燠

陸氏德明曰隩馬云煖也氄馬云溫柔貌

孔傳曰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也

林氏

曰胡氏謂若如孔氏之說當作與字讀據陸氏釋文云於六反冬寒民集隱煖此說為是鳥獸皆

生與毳細毛以自溫

惠氏棟曰說文引云鳥獸肆髦云肆毛盛也髦古毛

字既夕記云馬不齊髦鄭注云今文髦為毛古文尚

書毛皆作髦

案史記作其民燠氄茸要三字聲義通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定當從古本作正

爾雅咨嗟也暨與也庶衆也績業也功也咸皆也熙

光也興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疏曰堯典鄭注云以閏月推

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或歲歷將以授

民時且記時事

孔傳曰而四時曰朞釐理工官熙廣也

陸氏德明曰十日為旬

孔氏穎達曰：碁，即市也。王肅云：碁，四時是也。古時真歷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歷，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寔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碁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斗之所建是為中氣，閏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梅氏文鼎曰：周天之度以十二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十二月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為閏月乎？若夫閏月則止

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前半月後半月，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度乎？北極之止，二辰間以度為閏，月三極為天之頂，而後可之。星距北極之方，今中土所處，在北極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竝在天頂之北，古人以星象授人時，若以歲差考之，則於今日竝相相差一二旬矣。然而各據其時之星象為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也。言斗柄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非閏斗柄明矣。

史記以閏月正四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索隱曰：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彊，月行天一而逐及日，而與會。一年十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

二會，是為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過半，年分出小月

尚書考
六。是每歲餘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其實一歲惟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以此四時不正。歲不成矣。故傳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惑。是也。

蘇氏軾曰。有讀為又。古有又通。熙光明也。

晁氏以道曰。以閏月定四時。古文定作正。開元方誤作定。

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曰。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為一暮。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為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案天度以日之平行為準。度也者。行而過之之名。日一晝夜右旋所過。是為一度。自今歲冬至。

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有六日故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發斂一終言之則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日行適一周天周髀算經及後漢永平中用四分法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為經歲後世謂之歲周又謂之歲實者也即以是為天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故後漢書曰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密計之寔不及四分之一後漢書又曰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

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蓋月有晦朔弦望之節仰觀即得古人因之以明民日月之行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三度有奇凡二十七日小餘不滿三分日之一而月行適一周天日已離其故處二十七度有奇又必踰二日而後月始追及之日月同度是為合朔其經月凡二十九日過半日於是定之為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其多一日者餘分滿一日也十二月凡三百六十四日于經歲差十日有奇不及三年而差數之積滿一月凡物候以日躔發斂為本故春夏

秋冬從日而序。古人分之為八節，為二十四氣，皆平分經歲以為之限。而寄見於月，曰某月某日冬至。某月某日春分。使冬至恒在十一月，春分恒在二月，時序乃正。故曰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漢書曰：啟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中必在正數之月。朔不得中，是謂閏月。後漢書曰：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此古人置閏之定法。然日月在天，皆非平行。後漢書：章帝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太尉屬梁鮪、司徒嚴助、太

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編訢、李梵等十人。逵論曰：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宋書稱劉洪制遲疾法，以步月行。北齊書稱信都芳算月，有頻大頻小。食必以朔。隋書稱劉焯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唐書曰：北齊張子信積候合食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至劉焯立盈縮躔衰術，麟德歷因之，更名躔差。元史曰：日有盈縮。

月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為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曰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以上史家所言步氣朔之法。大致後代加密于前人。古有平氣平朔而已。平氣亦謂之恒氣。唐麟德以來定朔之法既行。而大衍歷議曰。凡推日月度及晷漏交食。依定氣注歷。依恒氣夫定氣定朔一也。用定朔而不用定氣者。凡立法不出二端。其一自然之限。天定之也。如日隨天而左。以成晝夜。其循黃道右旋。則成寒暑。月與日會為朔。相對

為望。此當因天求合。純乎天。不參以人。定朔定望。天象則然。其一因乎自然。復酌取中數。以為詳密之限。人所定也。如因晝夜而十分之。或十二分之。其刻漏則百分之。因寒暑而分至啟閉八分之。中氣節氣各十二。則二十四分之。此人之為之。本宜以日數為均。如晝夜之辰刻。不必拘泥夫天度者也。古推步法。謂朔數不滿三十日為朔。虛中數踰三十日為氣。盈合氣盈朔。虛為月閏。若定氣均分天度。以步日躔。度均而日數不均。多或三十餘日。少或二十九日。有奇。今

時之冬月其定朔最大者一月可容三氣遇節
 氣在望中氣一在朔一在晦必前後兩月俱無
 中氣既不可一歲再閏又不可置閏於此月之
 前不以後月為閏亂朔不得中是謂閏月之例
 况古人言氣盈朔虛而用定氣又有氣虛也設
 謂皆可不顧惟一以天度為準則物候之變以
 漸因乎日躔發斂論南北不論東西宜均分冬
 夏至相距之四十餘度以為二十四苟均分冬
 夏至之距將節氣短長之差更甚不拘泥南北
 發斂之正以取均而徒拘泥其斜絡東西以取
 均亦失所據矣此用定朔不用定氣所以行之
 久而未嘗有遷就之失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
 可乎

爾雅疇誰也時是也胤繼也

陸氏德明曰胤馬云嗣也訟馬本作庸

孔氏穎達曰馬融以羲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
 死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羲和馬
 融鄭玄以為帝之胤子曰朱也

周禮疏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注云堯末時羲和之

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

也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堯胤嗣之子名曰丹朱開明

孔傳曰庸用也誰能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孔氏穎達曰夏王仲康之

寶有胤之舞衣啟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為罵又好爭

訟

許氏謙讀書叢說曰登庸未須便指曰禪位大意亦是欲授相職故放齊舉胤國之君蓋堯庭大事必咨

四岳治水禪位是也而此但曰疇可見其輕重若朱是丹朱恐不必放齊舉

林氏之奇曰程氏謂堯老廣求聖賢以遜帝位之意

故放齊以胤子朱對不與上文相連其說是也而王氏以若時登庸與若予采相對為言謂疇咨若時者

咨順天道也蔡氏沈曰堯言誰為我訪問能疇咨若

予采者順人事也此說則非疇咨若時者誰能順是

登庸之任蓋將授以天下也

案若時史記作順此胤子朱史記作嗣子丹朱

可為確解矣

尚書正義考堯典

四十五

尚書義考
四十一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爾雅采事也都於也鳩聚也

陸氏德明曰采馬云官也僝馬云具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共工水官名周禮疏引注云共工水官也

孔氏穎達曰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

孔傳曰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也共工官稱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也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為謀言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

若漫天言不可用

蘇氏軾曰方類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其工也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也

林氏之奇曰曾氏云誠者天之道也汨沒其胷中之誠故曰滔天審如是說則與下文浩浩滔天語意斷異史記作似恭漫天則與下文滔天為一意然而洪水之為害際天所覆滔滔皆是謂之滔天可也象恭云滔天其說有理而難通故齊唐以謂古者竹簡容二十字自象恭至滔天始及一行故傳者誤書滔天

二字朱子曰滔天二字不可曉與下文相似疑有舛誤

案方讀為旁說文旁溥也速聚斂也儻具也引

虞書旁逋儻功儻與僕聲義通左思魏都賦儻

拱木於山林注云具材木是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
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徃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爾雅洪大也懷至也襄駕也俾使也乂治也僉皆也
圯毀也覆也載歲也

詩崧高疏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羲和之子

則死矣孔氏穎達曰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
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

馬鄭以為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官主方岳
羲和皆死於時分四岳置八伯四岳四時官主方岳

之事周禮疏曰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
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驩兜共工放

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史記集解馬融曰鯀臣名禹父釋文引馬

陸氏德明曰咈忿戾也方命馬云方放也徐云鄭王

音放異徐云鄭音異王音怡已也

孔氏穎達曰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馬融云堯

以聖大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

憂勞屈已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顥云堯雖獨

尚書堯典堯典

尚書義考 四十一
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倒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孔傳曰：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湯，流貌。割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蕩蕩言水奔突有所滌除也。懷，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大。若漫天，鯨崇伯之名。朝臣舉之，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弗戾，族類也。言鯨性狠戾，好此方名，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也。異已也。已，退也。言餘人盡已，惟鯨可試，無成功，乃退也。

蘇氏軾曰：太史公以羲和為司馬之先，以四岳為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當以史為正。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水逆流曰襄，異舉也。舉而試之，可以治水而已，無求其他。

林氏之奇曰：下民其咨，與民咨胥怨同。春秋外傳云：姬姜之胤，出於禹四岳，而曰一王四伯，謂之四伯，則四岳為四人也。常昭曰：四岳，官名。掌四岳之事，為諸侯伯。故曰四伯。朱子語錄曰：四岳，管領十二牧者，通一人矣。堯欲巽以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二人則四岳為位不成，是與四人。

黃氏度曰：有材而不知道，逆而施之，鮮不敗其類者。蔡氏沈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

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異義未詳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劉氏三吾書傳會選曰異孔傳訓義廣韻訓歎也又列子楊朱篇何以異哉張湛法異古異字

案方割之方亦讀為旁溥也。方命史記作負命。方負一聲之轉。張守節云負違也。違負教命。異當從說文訓舉言且舉之。試用或可。而不可乃退。古人語多省略。

尚書義考卷二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吳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爾雅朕我也。忝辱也。師衆也。錫賜也。俞然也。諧和也。烝進也。格至也。試用也。

陸氏德明曰朕馬云我也。吳馬云讓也。黃氏度曰易與火火出而木泯也。否不也。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

尚書卷之九
史記集解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下之事者乎

孔氏穎達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王肅云古者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臣衆舉側陋衆皆讓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鄭以師為諸侯之師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鄭玄

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

孔傳曰吳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也錫與也無妻曰鰥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瞍無目之稱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也傲慢不友言竝惡也烝進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也蘇氏曰吳受也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

林氏之奇曰瞽者無目之也。蓋舜父名瞽，瞽詩曰：「矇矇奏公，則矇亦無目稱也。」以其無目，故名曰瞽。矇猶云黑，瞽黑肩之類。史記云：「盲者之子則舜父之無目也。」審矣。孔氏說非也。

馬氏驩，繹史曰：「史記重華父曰瞽，瞽父曰橋牛。」大戴禮橋作蟠，橋牛父曰句望。大戴禮望作芒，句望父曰敬康，敬康

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呂梁碑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瞽生舜。」中無句望一世。史記所叙黃帝以至三王皆同族異號，舜亦黃帝苗裔，蓋堯之羣從玄孫屬也。先儒非

之曰：「以堯舜為同族，則二女之妻幾於嬖姓亂序。」路史據國語以為舜之系出於虞幕，獨不祖黃帝。余因是反覆詳究，不獨舜不祖黃帝，即顓頊亦不當祖黃帝。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

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

注幕即虞思非也。

左傳史趙之言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是舜之祖幕審矣。國語又曰：「幕能師顓頊者也。」左氏傳又曰：「陳顓頊之族也，是幕之祖顓頊亦審矣。」史記之誤由於輕信世本。世本一書出於周末，采記前代之世決必多遺脫。史記然如窮蟬以下諸名，必非鑿用之而不知察也。

小字雙行排句大字接寫

空增設再加以虞幕而幕亦未必即顓頊之子窮蟬
之父也國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蓋少
昊一代之通稱非當其世而遽衰也然則顓頊之去
黃帝中間曠隔何得為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且顓頊
不知傳歷幾世而後高辛氏興將帝嚳上至黃帝又
不止三世矣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此雖緯識雜說不足深信然而足以補遺史之疎濟諸說之窮未可盡棄也
古者帝王一代之興必建立名號至於世及相承則
因之而不改太皞十五世皆襲庖犧氏之號何獨黃帝之後世世殊稱也哉漢書帝系曰顓頊五世而生

繇則繇又非顓頊之子是夏之上世史有遺脫矣左
傳稱高陽氏之才子八愷高辛氏之才子八元此十
六族者世濟其美杜預注云皆其苗裔夫高辛之苗裔堯未能
舉是嚳堯亦非父子相承或高辛氏歷世既久及擊而衰堯始起而代之則
堯之上世史亦有遺脫矣

案我其試哉之上孔穎達云馬鄭王本說此經
皆無帝曰史記於此作堯曰吾其試哉東晉所
出之古文尚書殆因史記之文加之耳舜祖虞
幕是以世稱虞氏馬宛斯論少皞顓頊帝嚳帝
堯其上世史皆失考足以祛疑解惑少皞顓頊

帝嘗非黃帝後堯及稷契非帝嘗後治經者不可不知也

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子媯妯嬪于虞帝曰
欽哉

爾雅刑法也降下也嬪婦也

酈氏道元水經注蒲坂縣魏秦州刺史治太和遷都
罷州置河東郡郡南有歷山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
南曰媯水北曰汭水西迤歷山下尚書所謂釐降二
女子媯汭也王肅曰媯妯虞地名馬季長曰水所出
曰汭然則汭似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共歸渾

流西注入於河

孔氏穎達曰以女妻人謂之女鄭云不言妻者不告

其父不序其正媯水在河東虞縣歷山西西流至蒲

坂縣南入於河虞與媯汭一地分為二文汭水涯也

鄭云汭之言內也史記索隱曰皇甫謐云媯水在河

汭渭汭然也正義曰東虞括地志云媯水出蒲州河東

南山按地志云河東郡青山東山中有二泉下南流

者媯水北流者汭水二水異源合流出各西注河

氏季宣曰媯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

曰汭

尚書卷之五
孔傳曰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也

蘇氏軾曰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通敬其族

朱子語錄曰我其試哉至於二女皆克言釐降至於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釐訓治釐降止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

案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史臣之辭女子時言于是女之史記云于是堯妻之二女是也古人便文倒句多如此媯水在今山西蒲州府南

三十里因其兩源雙導後人遂以媯妫二字分而名之蓋出於方俗之附會不足據證汭說文水相入也既曰于媯妫又曰于虞辭繁不省者釐降堯治嫁事也嬪則為婦也公羊春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帝女下嫁蓋使媯妫之諸侯主之禮或然歟

慎微^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爾雅微善也典常也經也揆度也時是也穆穆敬也美也

陸氏德明曰。微王云美也。馬云善也。麓王云錄也。馬鄭云山足也。史記索隱曰。殷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是山足曰麓。

史記集解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孔氏頴達曰。鄭玄以賓為擯。謂舜為上賓。以迎諸侯。王肅云。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自慎。微五典以下是也。

孔傳曰。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麓錄也。使大錄萬機之政。陰陽

和風雨時。各有其節。不有迷錯。愆伏。程子曰。五典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也。五者人倫也。言長幼則兄弟尊卑

備矣。言朋友則鄉黨賓客備矣。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五典克從。孔傳本於左氏。程子解本孟子。左氏言五教不及君臣。夫婦朋友。天叙有典。而遺其三焉。惟孟子得之。

蘇氏軾曰。微和也。或曰。大麓。泰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為禪。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

不經見。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泰山。以易姓告代。宣事之實也哉。林氏之奇曰。納于大麓。所謂薦

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也。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即禹貢所謂大陸。既作也。又說者以謂麓。泰山之足。

尚書義考 堯典

若梁父之類然經無明文孔氏謂陰陽和風雨時既
曰陰陽和風雨時則不應又有烈風雷雨也程子曰
無烈風雷雨之迷錯則其辭亦不順孫博曰陰陽以
散而風雷至於烈風則陰陽相成之極也陰陽薄而
陰陽亭而成雨雷則物之害聖人在上德足陰陽之
多迷而不復常則為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
心雖風之烈而雷雨不至於迷而害物則陰陽之不
失其序此說粗通矣時氏瀾曰大麓之說不同曰泰
山之麓者頗近意堯使舜攝行祭事於泰山之麓孟
子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至祭而風雨不迷陰
陽和調也朱子語錄問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
若此則其職益卑且合從史記說雖遇烈風雷雨弗
迷其道也若主祭之說其不敢信若事太史公曰堯使
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
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
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

者蔡氏沈曰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
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
不喪七鬯意為近之

案慎徽五典敷教於天下也納于百揆總百官
也賓于四門率諸侯也納于大麓蓋嘗有巡行

在外之時舉其所經所值一事言之古者山林
荒遠之地易於迷失故易曰即麓無虞惟入于
林中言就山麓而無虞人導之則將陷入于林
莽之中迷不知所嚮也上三者德禮政教之顯
而此尤足以見立德之本聖人之誠敬所存若
滯於一端求之則非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弗嗣當從古本作不怡

爾雅格來也至也詢謀也底致也陟陞也怡樂也

陸氏德明曰底王云致也馬云定也

史記舜讓於德不懌集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

後三年也徐廣曰今文尚書作不怡怡懌也

史記索隱曰今文作不怡怡即澤也謂辭讓於德不

堪所以心意不悅懌也胡氏士行曰天池萬物之責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非其文之遜也

孔傳曰乃汝也汝言致可以立功三年矣董氏鼎曰陸農師點

乃言底可績三載句朱氏升曰訪問所行之舜讓於事而稽考所言則汝言致之可有功三載矣舜讓於德不堪不能嗣成帝位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讓于德者讓有德之人也弗嗣

弗肯陟帝位以嗣堯也

許氏謙曰讓德弗嗣之下王魯齋先生謂堯試舜如

此之詳而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異位之際亦

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字乃

此脫文也

案舜讓于德蓋以己之德不堪為辭如岳之言

否德忝帝位者史臣約略之但曰讓于德云耳

堯舜之讓本以天下為重任。而其身無樂有天下之心。既無樂有天下之心。則堯以重任授舜。舜豈宜辭而不受。如曰讓於有德之人。則便當舉此人。如岳之舉舜。否則讓屬虛文。聖人豈為之哉。然必無不讓者。臨事而懼之誠。雖小節必恐其不勝。况任天下重器。而不為之變動。恐懼則非也。是以至德猶懼德薄。史臣記其授受之時。不怡見於貌。不怡也者。惕然內變。精誠外著也。古字嗣怡聲同。毛詩子寧不嗣音。韓詩作不詒音。亦怡嗣互出之證。若以不嗣帝位為解。則

於聖人之仁。以天下為己任。聖人之心。不以己為至德。二者合而為一之極致。與夫聖人之誠讓非虛文。皆不可見。且下文受終以承弗嗣。亦扞格不可通矣。此一字之誤。關於至道者非淺小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陸氏德明曰。王云。文祖廟名馬。云。文祖。天也。天為文萬物之祖。故曰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大祖也。孔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蘇氏載曰。上日。上旬日也。廟可知。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集解。馬

融曰上日朔日也鄭玄曰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史記正義曰鄭玄云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故依堯正月上日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是以前文先儒王肅等以為惟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以上皆以建寅為正此篇二文不同史異辭耳
林氏之奇曰上日曾氏云所謂上辛上丁上戊之類

然月令仲春之月擇元且命民社則元日亦不必為朔日也受終而不言舜者蒙上之文也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從受者此論當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當從古本作旋機

爾雅在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陳氏大猷曰人有政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但譬喻之辭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

史記正義蔡邕云玉衡長八尺孔徑一寸下端望之以視星宿蓋縣機以象天而以衡望之轉機窺衡以

知星宿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也鄭玄云運轉者為機持正者為衡隋書天文志馬季長創謂機轉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皆以渾天之儀鄭玄亦云其運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也孔傳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舜察天文齊七政以政察已當天心與否也朱子語錄曰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未必然止是從新整理起此是與否未必然止是

孔氏穎達曰馬融云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

日月星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縮進退失政所在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索隱曰馬融云璿璣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簫以璿為機以玉為衡蓋貴天象也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

法地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殺土謂填星也第五曰金謂太白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水謂辰星也尚書大傳璿機者何也傳曰璿者還也機者幾也微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璿機是故璿機謂之

北極

案璿機玉衡先儒徒據漢以後之渾天儀為說皆失之揚雄法言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渾天之器創於此三人遂以其轉旋名之曰璿機以其中之窺管名之曰玉衡雖襲取

古名。非唐虞時所謂機衡也。考之周髀算經謂赤道極曰正北極。謂黃道極曰北極。璇機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璇機者。右旋之樞。左旋之樞。即論語爾雅之北辰。隋書天文志謂之不動處者也。右旋之樞。環繞正北極。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冬至夜半起正北極下子位。夏至夜半起正北極上午位。春分夜半起正北極左卯位。秋分夜半起正北極右酉位。是為璇機四游。即吳太常姚信昕天論所云冬至極低。夏至極高者也。璇機順月建推移。夜半所在。用知日躔發斂。

而黃道之高下亦昭然矣。衡橫也。橫界冬夏至相距四十餘度之間。古有分至啟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宜為衡者五。外衡冬至。內衡夏至。中衡春秋分。自內而外為之。次五衡相距不均。其於黃道得均分之限八日。躔欽北。入次四衡為春。入次二衡為夏。當其衡啟也。日躔發南。出次二衡為秋。出次四衡為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間。則當其衡為十二中氣。當其間為十二節氣。惜乎漢以來為渾天儀。未能深考機衡本象。使古者測天之器不傳。釋堯典者因漢製

附會故似同而異。似是而非。鄭康成以日月五星謂之七政。其注尚書大傳又云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事。所以為政也。司馬子長作天官書。馬季長注尚書皆以為北斗七星。三說參差。非有明證。堯典歷象日月星辰。星謂中星。初不及五緯。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其星辰同於堯典。孔穎達曰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為候。其說得之。五星至後代推測漸詳。堯命羲和教授民時。無取乎此。即推之不失。亦非正四時成歲攸關。何以與日

月並列稱七政乎。天道遠不必盡知。無傷於大智。如日月食五星揜犯。古人皆不豫推。惟日月運行寒暑物候因之變遷。準是出政。乃敬天時。重民事也。然則政之為言。寔人有政。非天有政。甚明。以人之有政論其一為歲之政。分至啟閉。如祭祀典禮登臺書雲物之屬是也。其一為月之政。如聽朔朝廟之屬是也。既謹因歲月以明其節之大。于是遂順時序而舉夫木火土金水五者之政。如法制禁令。協天時而布其事是也。臯陶謨曰。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堯典曰。庶績咸

熙庶績之熙也。凝也。由政之得宜而政之得宜由順天。在璇機玉衡者。審驗天行也。以齊七政者。齊人事合天也。庶績熙凝之本也。

肆類于上帝

陸氏德明曰。王云。上帝。天也。馬云。主帝。太一神在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孔傳曰。肆。遂也。程子曰。肆。遂也。猶後

禮記疏曰。異義。夏侯。歐陽。說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異義云。非時祭天。

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鄭氏無駁與許同也。鄭又以

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孔氏類達曰。詩云。是類是

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所言類者。皆是祭天之

社稷則為位是類之為祭所及者廣

蘇氏軾曰。凡祀王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

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

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

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祀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
 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
 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合祀至於今者疑焉以謂
 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
 來見于經矣

林氏之奇曰周禮肆師類造上帝注云類祈因郊祀
 而為之蓋郊祀者祭昊天非常祭也非祭而祭告
 於天則其禮依郊祀而為之故謂之類黃氏鎮成曰
 地郊祀祭之常也郊迎長日之至冬至祭之時也今
 以攝告則非常也以正月有事則非時也然祀天之
 禮不可以不備故依郊祀
 為之而曰類類猶似也

禮于六宗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說六宗
 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居中央恍惚無
 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天并祭之朱氏升
 注曰上下四方書經旁

六合宗主之神古尚書說賈逵等云六宗者天地屬
 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

山河海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
 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謹案
 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
 祭三望言郊天祭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

但祭其分野星其國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
 說同鄭駁云玄之聞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
 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
 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
 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兩師凡此所祭
 皆天地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
 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配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
 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兩

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周禮大宗伯疏曰禮論王
 與等六子之卦為六宗至魏明帝時詔命王肅議六
 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志劉昭注尚書與此同張融注從
 鄭君於義為九續漢志劉昭注尚書與此同張融注從
 盧植注曰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之議自伏生不及後代
 各有不同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之議自伏生不及後代
 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六宗此
 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上謂天也下謂地也
 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劉歆謂
 曰六宗謂水火雷風澤也鄭玄曰六宗謂日月星辰也
 宗星宗岱宗河宗海宗也鄭玄曰六宗謂日月星辰也
 命風師兩師也星宗也鄭玄曰六宗謂日月星辰也
 司中司命文馬昌第五緯也鄭玄曰六宗謂日月星辰也
 晉武帝初司馬統表駁之曰臣以師會十師也
 裡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猶包山望何秩則
 馬伏與歌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非宗制典所及六宗秩
 之數非一文昌以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六宗秩
 為一分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特
 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特

遺其四方于宗下取其非中
 星并水旱之災於乎祭之
 早厲疫時於乎祭之
 雨之辰山非天祭之
 也雪霜之災非天祭之
 祈周人即禮也望虞之
 于上帝即日禮也望虞之
 天上帝即日禮也望虞之
 嶽山林川澤四方物司命
 望亦如星無六宗北祭
 暑日星祭水旱祭
 為風雨見怪無物皆祭
 不在禮典所記六宗北祭
 及周禮官大所記六宗北祭
 祀也璧春禮官大所記六宗北祭
 以蒼璧禮官大所記六宗北祭
 南蒼璧禮官大所記六宗北祭
 寒暑之屬也
 時五帝之屬也
 時五帝之屬也

諸

而宗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疏曰禮記于
 宗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也何社造于之周禮及禮記于
 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也何社造于之周禮及禮記于
 侯歸格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肆類于上帝宜也何社造于之周禮及禮記于
 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班瑞于肆類于上帝宜也何社造于之周禮及禮記于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上帝宜也何社造于之周禮及禮記于
 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三穆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禮祭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柴而實牲體然以升煙而為禮祭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所以星長司中命說者將欲據非禮祭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故以其餘為六宗也命說者將欲據非禮祭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據以事祭之也命說者將欲據非禮祭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故隨事祭之也命說者將欲據非禮祭宗廟也文祖廟也三宗則相合禮
 此為禮復不文昌雖星而得偏祭名異禮月并從郊也鄭積
 箕畢二星既不知文昌雖星而得偏祭名異禮月并從郊也鄭積
 嫌於所繫注於文昌雖星而得偏祭名異禮月并從郊也鄭積
 氏證據最詳是附之虞書曰考是隨事而引祭為司第不命
 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喜鄭無命

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祭合為六天不通禋更成疑昧帝帝是天神之極舉上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上可知也禋于六宗是實祭地天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上帝之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夫置字涉神必以言也寔瘞瘞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稷諸字莫不神以今之寔瘞瘞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禮改音形兩異虞書改士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禋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二星也通曰周禮以為禋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二星也燎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置司命文昌上二星也人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齋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豬率以春秋之月陸氏德明曰禋王云絜祀也馬云精意以享也六宗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

狸

史記集解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駟案六宗義衆矣愚謂鄭說為長

案觀禮諸侯觀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

十二有尋深四丈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求也

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墨

上方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

方璜東方圭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友祀方

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

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

沈祭地瘞鄭注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

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司盟職曰：北面詔明神，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據儀禮方明之祀，行之于合諸侯。以春拜日，夏禮日，秋禮月，與四瀆。冬禮山川丘陵，分之於四時，出所為宮之門外，行燔柴升沈瘞之禮，而皆反祀方明於壇。蓋變堯典類上帝。

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者，損益用之。方明，即六宗也。漢書引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賚有牧，方明是周沿于殷之證。殷初宜承乎夏，寔上起唐虞矣。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與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者異。然則大宗伯之六器禮天地四方，即祀方明所用六玉矣。五經異義載今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說，指上下四方之宗，其說必傳之自古。周人既

祀昊天上帝。又祀五帝。而合諸侯。又祀方明。則唐虞之既類上帝。又禋六宗。事固相因者也。

望于山川。

孔傳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

編于羣神。

史記辯於羣神。集解徐廣曰。辯音班。駟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爾雅覲見也。班賦也。后君也。

陸氏德明曰。輯王云。合馬云。斂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

孔傳曰。既。盡。班。還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

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

侯與之。正始。蘇氏軾曰。古者朝覲。費玉已事。則還之。

等諸侯也。至月終。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同。來有

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也。蓋

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之意也。既見。則頒還其瑞玉。

劉氏敞七經小傳曰。輯五瑞者。收諸侯圭瑞。還之王。府既月乃日者。既正月之明日。謂二月朔耳。輯五瑞。

必俟既月之明日頒之諸侯者以新歷數也。

案日者擇其日之謂。朝覲禮大。待諸侯齊至。然後擇覲日。史記所謂擇吉月日是也。言輯五瑞則知諸侯咸至。言班瑞于羣后則知同時覲而班之。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爾雅河東岱。泰山為東岳。祭天曰燔柴。漢書地理志。

泰山郡博。岱山在西北。

史記集解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建卯之月也。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歲二月者。正歲建卯之月也。巡守者。行視所守也。岱宗者。東岳名也。柴者。考績柴燎也。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

詩周頌。般疏。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

後漢志注。范甯曰。巡守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守也。祭山曰燔柴。積薪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

孔傳曰諸侯為天子守土故稱守巡行之既班瑞之
明月乃順春東巡守岱宗泰山為四岳宗燔柴祭天
告至也

林氏之奇曰歲二月者來歲之二月故加歲一字於
其中蓋前一年羣後來朝故至明年舜乃巡狩考制
度於四岳非與觀岳牧頒瑞用在一年之中蔡氏沈
田歲二
月當巡守之
年二月也

案岱宗應邵云宗者長也為五岳之長是也山
在今山東泰安府治北五里

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五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爾雅卒已也終也復返也

陸氏德明曰至云同齊也律六律也馬云律法也鄭
云同陰律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三孤所

執也贄二生羔鴈卿大夫所執一死雉士所執五器

上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已下不還孔傳曰復還也

子曰諸侯尊而贄重故已觀則復還其玉餘則否所
以禮答列辟也五器即五瑞以其物言則玉以其實
言則瑞以成

形言則器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東后東方之諸侯也

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矣程子曰所至協正時日同其度量正五等諸侯之秩序制度之等差是脩五禮也五等之制古有之矣防其亂故廵守所至必君臣所執圭幣皆使合理也五玉瑞飾執之曰瑞陳列曰至也三帛所以薦玉也受瑞王者以帛薦之帛必三者高陽之後用赤繪高辛之後用黑繪其餘諸侯皆用白繪周禮改之為纁也二生一死費者羔鴈生也卿大夫所執雖死士所執也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費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

已皆去器卒已也復歸也廵守禮畢乃反歸矣每歸用特牛告於文祖矣

孔氏頴達曰王肅云三帛纁玄黃也附庸與諸侯之適子公之孤執皮帛其執之色未詳聞或曰孤執玄諸侯之適子執纁附庸執黃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如若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聘義主於說聘其朝禮亦然

劉氏敞曰如者同也五器者吉凶禮樂及戎器同之一制度也蔡氏沈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費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劉

侍講曰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案五禮以周之吉凶軍賓嘉言者，非也。蓋不惟唐虞時未必分設此名，此五者乃人事之經，鉅細畢該，委曲繁重，豈覲於方岳下之頃所能舉而脩之。後儒兼以五器為五禮之器，其器又何以備稽哉。當從鄭說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率羣后行之，即所以脩明之也。時月正日布政之大者，正日謂正朔也。律度量衡法制之大者，公侯伯子男各依其命數之儀爵秩等威之大者，於巡守協之同之脩之，皆一時所能徧之大端。

不可使之或失者也。下即言所執五等玉瑞及諸臣所執幣物為贄，其贄若五玉之器，禮終乃還之，以覲時禮儀所關，故接脩五禮之下，覲禮曰乃朝以瑞玉，聘禮曰凡四器者，惟其所寶。注云四器謂圭璋璧琮，此器玉瑞互稱之明證。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爾雅江南衡，霍山為南岳。漢書地理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荆州山。王制疏曰爾雅釋山，霍山。湘南縣南，又云今在廬江潯縣西。漢武帝以衡山遠曠，因織緯皆以霍山為南岳，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之為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為名，武帝始乃名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為南岳。又漢武帝始乃名

識

尚書卷六

堯典

二

之即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如郭此
 言則南岳衡山自有兩名一衡山一名霍山自漢
 武帝以來始徙南岳之神於廬江霍山耳爾雅疏曰
 孫炎以霍山為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
 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為南岳宣諸文詩誤明是
 衡山一名霍山也注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此據作注
 之時霍山為言也此山本名天柱漢武帝移江南霍山
 之祀於此故又名霍山其經之霍山即江南衡山也
 案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
 接衡陽及長沙府界水經注云山經謂之岫嶺
 山為南岳也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

爾雅河南華山為西岳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
 故陰晉太華山在南豫州山

案西岳華山禹貢謂之太華今在陝西同州府
 華陰縣南十里其西八十里有少華峰勢相連
 西京賦曰綴以二華是也九域志華山四州之
 際東北冀東南豫西南梁西北雍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當從馬鄭本作如初

爾雅河北恒恒山為北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上曲
 陽恒山北岳在西北并州山

陸氏德明曰至于北岳如西禮方輿本同馬本作如

初

春秋公羊傳隱公八年疏鄭注五月不言初者以其

文相近八月十一月言初者文相遠故也

案今直隸定州曲陽縣西有上曲陽故城韓琦

岳廟碑曰恒山一名大茂山也

歸格于藝祖用特

陸氏德明曰藝馬王云禰也程子曰歸格告至於祖寔皆告也四時之祭則各有牲如告朔告至之類非祭也共用一牲而已故云用特薛氏季宣曰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瞽叟尚在故但告王考也

孔氏穎達曰四巡之後乃云歸格則是一出而周四岳鄭玄以為每岳禮畢而歸仲月乃更復去竒曰一年而巡四岳胡舍人尚計其地理考其日程而謂不能周歷萬五千里若巡一岳歸至于仲月復往則一

歲周數萬里此必無之理也
孔傳曰巡守四岳然後歸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蔡沈曰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亦未有所考證也
言祖則考者特一牛

案歸而告至事祖禰之道也藝祖當為舜之祖

以為文祖者非也前受終義繫乎堯故於堯之祖此告至義繫乎舜於舜之祖審矣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爾雅庸勞也

陸氏德明曰四朝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鄭

云四朝四季朝京師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也蔡氏沈曰五載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於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孔傳曰敷陳奏進也諸侯四朝各使陳進治理之言明試其言以要其功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也

程子曰自歲二月以下言巡守之事非是當年二月便往亦非一歲之中徧歷五岳也每五載一巡守則

一方之諸侯朝於岳下故云四朝巡守非能徧至諸國也至方岳則覲見一方之君使各進陳其為治之說其言之善者則從之而明考其功有其功則賜車服以旌其功也

劉氏敞曰五載一巡守者唐虞氏分天下五服其在畿內甸服之君則皆執事之人也朝夕見焉故不特脩朝覲之禮至於侯服當朝一年綏服當朝二年要服當朝三年荒服當朝四年則天下諸侯畢皆一朝一朝則天子巡守故五載一巡守也林氏之奇曰周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此則唐虞之禮也但其年歲久近之

甸服二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謂夷服鎮服蕃服也周官經言方則面二百五十里周之侯甸當禹貢侯服男采當禹貢綏服衛要當禹貢要服夷鎮當禹貢荒服然則禹貢之侯服周且分一歲二歲矣綏服分三歲四歲要服分五歲六歲而荒服世乃一見者也豈唐虞不分遠近為等差不然矣意羣

后四朝特以侯服言之此外別有年限略而不言也上記攝帝位之初巡守至方岳下因舉歲一朝之諸侯有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之法本非於此詳言制度故不備舉敷如敷求之敷徧也故史記作徧告以言庸如功庸之庸國語曰無功庸者不敢居位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爾雅肇始也濬深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

閻氏若璩曰青之分而為營也。不獨以地廣於是為寔以吏民艱於涉海故別置一州以避其險。於是為十二州也。程子曰上古九州治水之後禹別正其九後鄭玄曰更為之定界治水害也。

孔傳曰封大也。每州之名山殊大之以為其州之鎮。程子曰封十有二山蓋表其山為一州之鎮耳。蔡氏沈曰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

孔氏頴達曰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還置九州其名蓋如禹貢其境不可知也。陳氏櫟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九州為十州則至夏禹之世又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至夏禹之世又并十二州為九州亦審矣。

蘇氏軾曰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蘇氏之奇曰洪水既平之後封殖其山而加樹藝焉。凡十有二州之山皆封殖之。如九州刊旅謂凡九州之山皆得刊本而旅祭也。陳氏大猷曰王氏說凡九州之山皆不可勝用。濟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木不刊勝用。濟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為此王進之始正合孟子之言。如食曰肇州封山以濟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若以為王道之始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案周禮有并州幽州爾雅有營州孔頴達以為職方爾雅州名必因於古是也。濬古字通說文濬深通川也。分州表鎮通川蓋舜初攝帝位時事。此與巡守類叙殛鯀與象以與刑類序其實因鯀功用弗就故舜有濬川之政殛鯀與禹。

斷非一時。鯀既殛，禹未興，舜必慎求其人而後得禹。計舜即位後，命官禹作司空，未數年，故仍勉其平水土。前以司空治水，後以百揆治水也。舜攝二十八載，而禹治水時方娶。是鯀遇在羽山，禹之年甚幼，固顯然者。方鯀殛死，憂在洪水，有浚川之政，及後之命禹治水，兩不相蒙。濟川者，舜救一時之患，舉禹者，舜定萬世之安。禹治水，舜既分十二州矣，故曰州有十二師，而作貢。又在後復別為九州，時有所宜，各從其宜而已。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書

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恤當從古

爾雅典常也。經也。怙恃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

有其象，無其人也。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

三曰蠢愚，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朱子語錄問五刑，吳

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

刑，如如何不用，因學紀聞云：范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

三苗也。官也。劓，割也。剕，割也。大辟，皇王大紀之說，本諸此。而

墨劓剕宮大辟，官刑為辨治官事者為刑。蘇氏軾曰：為

庶人在官，慢於事，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黃金贖

罪，坐不戒慎者。鄭玄云：朴，檟楚也。朴為教官為刑者。

孔傳云不勤肯裁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道業則撻之赦之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殘賊則用刑之孔氏曰春者皆謂緩縱過失之人蘇氏曰易曰無妄行有肯肯亦災也肯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終不改也賊害也恃惡不悛以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害人則刑之靜也

陸氏德明曰馬云宥三宥也

史記正義鄭玄云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也

周禮司刑疏鄭注堯典云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朴贖此之謂九刑者

孔氏穎達曰鄭玄曰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王肅云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言宥五刑則正五刑見矣

孔傳曰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也孔氏穎達曰法所犯未必當條皆須原其本情然後斷決使不越法青過災害肆緩賊殺也

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也程子曰刑象罪之輕重立為常典青謂過失入於罪者災謂非人所致而至者赦除釋之也青者肆之災者赦之也雖罪非固犯失由於人故必致法矜其情而緩之也耳災非由人宜加恤也故直赦之怙恃其惡與終固刑使不得為惡人之害也是賊刑也

蘇氏軾曰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

犯黃氏度曰象者像也像其事也刑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乎曰刑者
 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過誤
 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蔡氏沈曰據此經
 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
 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非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
 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
 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為平也

林氏之奇曰王氏云象者垂以示人之謂若周官垂
 法象魏是也此說比先儒為長蓋王者之法如江河
 必使易避而難犯故必垂以示之使知避之周官司
 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

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此則唐虞之象
 以典刑之意也而說者多以象刑為畫象其說出於
 大傳與漢帝之詔薛氏又論世俗以為畫衣冠異章
 服為象刑豈非讀舜典而誤與此說有理

案象刑之義林氏所論當矣蘇氏謂過誤而入
 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此與肆其眚者之
 亦屬過誤何一入金一緩縱歟馬融以為意善
 功惡坐不戒慎是準事論刑不得謂之過誤而
 意雖可原宜以不戒慎罰之金者也罪與人同
 意與人異乃入於此皆本目眚惜其義為一時

目字疑自字

堯典

尚書

三十三

迷謬得過之名災本天災絕無因而入於罪戾
斯名為災故皆則肆之災則赦之有恃而犯為
怙長惡不悛為終春秋傳叔向之言曰殺人
不忌為賊此三者皆必刑詩假以溢我左傳引作
何以恤我說文引作誡以謚我毛詩訓溢為慎
義出爾雅而溢慎謚爾雅又皆訓靜故史記云
惟刑之靜哉謚之為靜雖爾雅正訓而謚刑為

慎刑義尤切至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
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本州當作古

陸氏德明曰王云三苗國名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舜不刑此四人者以為堯臣不

忍刑之林氏之奇曰殛鯀于羽山說者多以為殺之

之罪果在所當殺則直殺之矣何必強之羽山洪範

所謂殛死者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太祖皇帝讀

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也史記集解馬融曰三苗國名也幽州北裔也崇山南

裔也三危西裔也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程子曰流者

水流去放者屏斥之竄者投置之殛則誅死之也

孔傳曰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也崇山南裔三苗
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饗饗三危西裔也殛竄

放流皆誅也。異其文。述作之體也。羽山東裔在海中。也。孔氏穎達曰。左傳說此事。言投諸四裔。釋地云。燕皆言山名。共工所處。不在徐州。三危在雍州。三者所居。皆在治水前。於時未作。十有大山。故舉州之。此流四。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也。昭元年。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知其處。蓋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用。王命鄭玄。其引左傳。有觀扈。杜預言。三苗地。闕不用。王命。亦可知。漢書地理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西南。洪。罪也。殛。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西。南。洪。禹興。皆言殛。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西。南。洪。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言。若。待。禹。治。功。而。後。其。父。則。禹。為。無。功。而。適。足。使。父。致。強。為。舜。失。五。刑。克。從。季。宣。曰。三。苗。舊。說。為。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

蟲與韓嬰衡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與十驩二州之一也。密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密。皆高今交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崇山稱放驩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案幽州史記作幽陵。又稱顓頊四方所及。北至

於幽陵。幽州之名。或起於幽陵矣。今順天府密

雲縣東北塞外。有故共城。括地志作龔城。於秦

漢屬漁洋郡。崇山今在湖廣澧州永定縣。西漢

武陵郡充縣也。三苗吳起所云。三苗之國。左洞

庭右彭蠡是也。今為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

九江府地。三危黑水所經。後人以古瓜州之山

當之。謂之三危山。在今嘉峪關外。漢敦煌地。左

氏春秋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不言三苗而敷煌
 之水不得入南海今所謂三危山者其下亦無
 水以當黑水則三危宜近怒江今怒江寔古黑
 水也羽山在今登州蓬萊縣東南三十里古萊
 夷地寰宇記縣南有鯨城四罪皆流耳說文殛
 殊也漢詔曰骨肉之親絜而不殊言明於仁恩
 而不離絕是殛即離絕之謂古人一事累言之
 往往變其文後人因字附會求罪之重輕非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殛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過密
 八音

爾雅殛落死也謂之殛體魄降於地故謂之落故父
 為考母為妣過止也密靜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年而老今史記各本皆作

行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

年而崩孔傳曰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

十七歲也孔氏穎達曰案求禪之年即得舜而試之

求禪試舜共在一也更得二年即為歷試三年故

王肅云徵用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

位二不得有七八年凡三十歲也沈氏曰此計之惟
 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堯八載乃崩在位
 計百單一年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堯八載乃崩在
 年即位癸丑年王氏天與曰邵子皇極經世紀堯甲辰
 乃殛落通在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為君服三年

位一殛落通在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為君服三年

此始於四方莫舉樂以思堯集解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堯陵在濮州雷澤縣西三里郭生述征記云城陽縣東有堯冢亦曰堯陵有碑是也括地志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云雷澤縣本漢城陽也

案古字密謚通詩夙夜基命宥密賈誼新書引

作宥謚說文云謚無聲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爾雅元始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

耳禮云令月吉日又變文言吉月令辰此之類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爾雅詢謀也

詩緇衣疏舜典云闢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金氏履祥曰闢四門者來四方之賢明四目岳職也王氏充耘曰詢于四岳非謀治於四岳之官蓋咨詢皆命官之辭作書者變文錯綜用字耳下文闢四門以職事則後面總命二十二人無乃欠一人乎
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
孔傳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廣致眾賢也廣視

三行誤低一格寫

尚書卷之六
三十一
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也。陳氏大猷曰明四目達聞見皆無壅於上耳。

案四岳總四方之諸侯鄭注以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為其職得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爾雅咨謀也柔安也邇近也惇厚也任佞也率循也。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能安遠者先能安近。

孔傳曰所重在於民食惟當敬授民時也元善之長也言當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佞人斥

遠之則忠信昭於四夷皆相率而來服也。

蘇氏軾曰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

林氏之奇曰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李校書曰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之謂也其意蓋以能邇為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得事恐亦不然謂能邇為居上以寬者亦非也某竊謂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能邇之道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也曰惇曰允厚之信之謂也難者過絕之使不得進也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

尚書義考 三十九
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衆也

案詩大雅柔遠能邇鄭箋云能猶伽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釋文云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伽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疏云謂順適其意也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今以聲義考之能而如若一聲之轉後漢督郵斑碑柔遠而邇易利建侯而不寧釋文云鄭讀而曰能能猶安也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為

一家注云耐古能字疏云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爾雅若善也順也蓋柔有使之馴伏意能有與之調善意下敦德允元對文則柔遠能邇之為對文明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
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爾雅宅居也亮導也右也采事也惠順也時是也懋勉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奮明庸功也鄭玄曰然其舉得其

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載行也王肅云載成也鄭云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名通稱

周禮疏堯典伯禹作司空鄭云初堯冬官為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舍司空之職為共工與虞故曰重作共工益作朕虞

陸氏德明曰懋王云勉也馬云美也

孔傳曰奮起庸功載事也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亮信也求其人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

順其事者誰乎蘇氏軾曰奮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誰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天子司空居稷官者棄也契乎皋陶二臣名也稽首首至地也

林氏之奇曰爾雅左右亮也以是亮有輔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天下之事各

以其類無不順也蔡氏沈曰亮明也一說亮相也舜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也

時氏瀾曰惠疇者謂順天下人才而任之人各有所長順而任之而已

案百揆於百官之事無不統禹以司空治水舜

堯典

謀百揆之官皆以禹方為司空對故舜則舉其所為未竟者命之終事考國語諸書內而百僚外而羣牧皆佐禹治水者禹治水總百官可知亮采史記作相事即其義也古字疇儔通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爾雅阻難也后君也朱子曰后謂有印之君所謂時三后后夔皆有爵士之稱也

是也

陸氏德明曰阻王云難也

詩周頌思文傳黎民阻飢后稷播殖百穀釋文曰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史記舜曰棄黎民始飢集解徐廣曰今文尚書作祖飢祖

始疏曰舜典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播蒔五穀以救活之周禮疏汝后稷注稷棄也初堯天官為稷

孔氏穎達曰王肅云播敷也

史記正義曰播時謂順四時而種百穀

孔傳曰播布也衆民之難在於飢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美其前功以勉之也

案阻之義為難為厄時當訓是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史記集解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

五常也。馬融曰：五教五品之教。孔氏穎達曰：品謂品差，即父母兄弟是也。教之義，慈友恭孝，此尊卑之行。乃為五常耳。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也。蘇氏軾曰：以此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為偽。陳氏大猷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方能敷教。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教。孔傳曰：遜順也。

林氏之奇曰：五品五典之教，皆言人倫也。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為盡。

案鄭氏注：辯章百姓為羣臣之父子兄弟國語。言百姓亦云。王公之子弟，韋昭以官族釋之。蓋百官即拔出其中，故欲其昭明，欲其親愛，遜順。

此黎民所視之，以從化而無違戾也。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有尊卑少長之差，故稱五品。孟子之言親義別序信，則五教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史記集解：鄭玄曰：猾夏，侵亂中國也。馬融曰：士，獄官之長。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氏既服，五刑當就三處。五流，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當明其

罪能使信服之孔氏穎達曰定十年左傳云商不謀七年左傳云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等皆以士為官名鄭玄云士察也主察訟獄之事月命大士昭十四年左傳云叔魚攝理是謂獄官為理官也魯語云刑五年而巳大刑用甲兵次刑斧鉞其次鑕斧薄刑鞭朴以威民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刺所無常處可也馬鄭王三家皆以三處為原野也朝也甸師氏也案刑於甸師氏者王之同族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耳非所刑之正處此言正刑不當數旬師也又市朝異所不得合以爲一王肅云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辭氏季宣曰禮大刑用甲兵則變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

周禮司刑疏舜典云寇賊姦軌鄭注云強聚為寇殺人為賊起內為姦起外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

禮記王制疏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于四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

孔傳曰猾亂也士理官也服從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也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也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林氏之奇曰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

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為善蓋教皋陶原情而定罪耳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黃氏度曰服言罪各有狀使服其刑呂刑上服下服是也五刑以輕重為三等四三就就猶成也成其罪也大辟重宮刑次之墨劓又次之刑有五流而宥之亦有五若今所謂加役牢城不刺面之等當時宜有其名也而亦以所居遠近為三等曰三居朱子曰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

其墨劓刑既非死刑則就僻處當風必致殺人聖人既全其生不忍如此三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

孫氏覺曰惟明則情偽畢知克允則輕重適當陳氏大猷

曰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

應氏鏞曰刑與事稱之謂服就者獄辭之成者一就之不足而至於再再就之不足而至於三謂三就也易曰革言三就豈非參錯審訂省其已成之說乎周禮有三刺三赦三宥之法王制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蓋雖後世斷刑尚有三覆奏五

覆奏者。況隆古之盛乎。

案服謂服罪之實狀也。宅史記作度。謂流有等

差。審度當其輕重也。就居以處所言者近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

首。讓于及。折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爾雅諧和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工謂主百工之官也。共工為司空。

共理百工之事。

孔傳曰。垂。臣名也。共。謂共其職事。及。折。伯與。二臣名

也。

蘇氏軾曰。諧。宜也。王氏充耘曰。禹讓稷契皋陶。而用

故皆不言汝。諧是聽其讓也。益讓朱虎熊羆。而用夔龍。

用朱虎熊羆。垂讓及。折。伯與。而未嘗用及。折。伯與。故

各言汝。諧言惟汝。可以宜此職耳。林氏之奇曰。禹讓稷契皋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

暨皋陶。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

所讓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為三人也無疑矣。

及一也。折二也。伯與三也。朱子曰。及以積竹為兵。建

以其所能為名。及。折。豈能為二器者與。

案及。折。暨。伯與。當從林氏說為三人。此三人應

是工官之佐。仍各居其官。可知汝諧者。與其佐

協和在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當從古本作禹曰

史記集解馬融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孔氏穎達曰馬鄭王本皆為禹曰益哉鄭玄云言朕虞重鳥獸草木

孔傳曰上謂山下謂澤朱虎熊羆二臣名也史記索隱曰即

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林氏之奇曰朱虎熊羆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仲

虎仲熊虎與熊既為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為二人矣蔡氏沈曰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朱博士云爰斨伯與三人也故言暨以別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說為善

案朱虎熊羆當從林氏說為四人史記云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亦以汝諧之云該及其所薦者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爾雅夙早也寅敬也

史記集解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

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主秩次尊卑

孔傳曰伯夷臣名姜姓也孔氏穎達曰鄭語云姜伯

以佐堯是伯夷為姜姓也林氏之後也伯夷國語以姜姓

為四岳之後又以為伯夷之後韋昭遂謂四岳以是經

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

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則伯夷之為姜姓雖先儒

有所據而云宗尊也主郊廟之官也時秩宗即周禮

亦未可信也蔡氏沈曰典主也宗祖廟也秩宗即周禮

次百神謂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廟為主也

周禮亦謂之意也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

之長子此器謂之王氏天子與曰夏氏曰宗如宗之禮

而是禮彼寔主之乎故成周掌邦禮者謂之宗伯掌禮

都宗家之禮者謂之夔龍二臣名也

案周始分吉凶軍賓嘉為五禮唐虞時統名天

地人之禮耳此三禮者五禮畢具其中鄭康成

禮論曰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是也伯夷

四岳何必不皆姜姓林氏疑之未當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

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

爾雅永長也

陸氏德明曰王云胄子國子也馬云胄長也教長天

下之子弟

史記集解鄭玄曰胄子國子也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神人以和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馬融曰正直而色溫和寬大而謹敬戰栗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也

孔傳曰子謂天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聲謂五聲

宮商角徵羽也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也倫

理也陳氏大猷曰諧是象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

蘇氏軾曰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聲者樂聲也

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為中聲是謂聲依永

案聲律皆所以均節高下之度數也歌以永長其言而五聲隨其鉅細所中故曰歌永言聲依永也律則準聲之鉅細調和之使成節奏故曰律和聲凡作樂以人聲為本而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蘇氏軾曰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劉氏敞曰益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然則舜典之末行一
簡也何以知之邪方舜之命二十二人莫不讓者惟
夔龍為否則亦已矣又自贊其能夔必不為也時氏
濶曰或者以為脫簡亦未可知不然夔若自言其功
蓋聞舜之言心領神受曰於予擊拊之
際百獸尚將率舞則神人以和可知

案蘇氏劉氏以此條為簡編衍誤得之然史記
於此命官亦載夔之言則漢初已訛舛矣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爾雅殄絕也震動也震驚懼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驚動我之
衆臣使之疑惑

孔傳曰聖疾也言我疾讒說絕君子之行而動驚我
衆欲遏絕之也納言喉舌之官也聽下言納於上受
上言宣于下必以信也

蘇氏軾曰絕行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

陳氏櫟曰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
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勅之官庶於朕命二字
明順

案周禮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蕘之鄭注云殄
病也絕也讒說殄行謂足以傷病人之德行舉
其為害之實也出納朕命不得專為聽下言納

於上詩大雅烝民篇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鄭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也然其官名納言且告之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是讒說之可畏欲其審察下言不惑於讒說然後出納上之命出者出宣之也納者入陳之也蓋上之命既允則直出宣之上之命未允則必入陳其當否歸於允乃出之故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陳氏謂如後世批勅之官得之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史記集解馬融曰稷契臯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

孔氏穎達曰鄭玄云自咨十有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所勅命也鄭以為二十二人數及斯伯與朱虎熊羆不數四岳

蘇氏軾曰堯欲使與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為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荅之訪者一而荅者衆不害四岳之為

一人也亮弼也。

林氏之奇曰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居九官之列者不得而知也。

案二十有二人皆主達官言之故不數及折伯與及朱虎熊羆蘇氏以四岳一人合十二牧九官適二十二人得之四岳百揆皆官名必無命百揆而不命四岳者詢于四岳咨十有二牧是就其舊職詢之咨之國語曰咨親為詢殊其文以別異之非不命以職事者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爾雅績事也業也功也。

史記集解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

孔氏穎達曰鄭玄以為流四凶者卿為伯子大夫為男降其位耳猶為國君故以三苗為西裔諸侯猶為惡乃復分北流之王肅云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

孔傳曰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蘇氏軾曰。苗之國在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放分北之。

惠氏棟曰。分北三苗。北讀為別。北𠂔字相似。說文于八部曰。𠂔別也。又竹部曰。𠂔古文別。許君學于賈逵。逵傳古文尚書。必得其實。虞翻曰。鄭注尚書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棟謂北字似別。非古別字。又北與𠂔異。不得言北為別也。虞鄭皆失之。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三苗分三危之地。亦因分別而言。蓋

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

案前言竄三苗于三危。此言分北三苗。臯陶謨言苗頑弗即功。皆兼其君民言之。三苗應是同一地。而其別有三。仍分三處竄之。危蓋地名。分其地為三。故曰三危。後人以卑羽山三峰。傳會三危之名。於黑水遠矣。分北者。未竄之餘民。弗即功者。分別之。使各隨其君也。蓋其頑亦可矜。徙之不使居舊土而已。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爾雅徵召也。陟陞也。

堯典

史記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集解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今晉州城是也蒲阪今蒲州南二里河東縣界蒲阪故城是也黃氏度曰案孟子舜卒於鳴條在安邑則舜故都也舜禪與堯有不同者舜世禹雖攝大政令猶自

舜出故舜親巡守陟四方高山祭天觀諸侯謂之陟方頌曰陟其高山後世緣此謂之登封謂之升中辭氏季宣曰舜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梧九疑惟孟子以為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韓氏以為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方之守且南方地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負夏今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阪孔氏穎達曰鄭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

孔傳曰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

一在三十之數為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蘇
軾曰為民者三十載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年通為
三十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載矣
位在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說者以為舜守南
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為非其說曰舜守南
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為陟方
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為經文此說為得
之林氏之奇曰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陟與
死猶云帝乃殂落也楊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
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蔡氏沈曰殷禮陟配天言乃死
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其言乃死
其德協天也故書紀舜之沒云陟其言乃死終
所以釋陟為死也案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為句絕耳
乎方之方

案陟方朱升旁注云巡守而升方岳於義為近
史記云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

與禮記合孟子所言多戰國時異說不必為通
證

明余寅有同姓名錄曰紀公有此書
從借貸未知洪公有否便中希

一向陽休之韻畧隋志舊唐志俱作楊
休之新唐志楊陽二字並見社

查廣韻示知

李善曰復書曰揚
 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任人希玉其門成
 批此則洪容齋解雄傳贊自序二字與顏監不同亦有此本
 老先生既宗顏注駁去王晉兩字并駁容齋說似宜并駁此注
 誤遺漏此條恐有以人送難
 龍采係 敬豈微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廿五日校



文選李蕭遠 康運命論揚雄仲舒之闕其門李善曰復書曰揚
 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任人希玉其門成
 批此則洪容齋解雄傳贊自序二字與顏監不同亦有此本
 老先生既宗顏注駁去王晉兩字并駁容齋說似宜并駁此注
 誤遺漏此條恐有以人送難
 龍采係 敬豈微

金華書院藏

卷五

藝文志考證 藝述昆氏
趙云三代之書 藝藏於
以弗多耶 卷十第三
十二頁

外久為部 校書麟閣
石廬及內郡 街卒會

弱籍齊曲 素四尺

印以鉛 摘次於繁

而書成 名曰輕軒使

別國方言 方言益蓋

五

四四後別國方言

四卷古文苑 載劉

方言書 雄報書

任疏為 帝紀佳文 區佳

郭信 左傳 區引方言子

此歲 作蒲補 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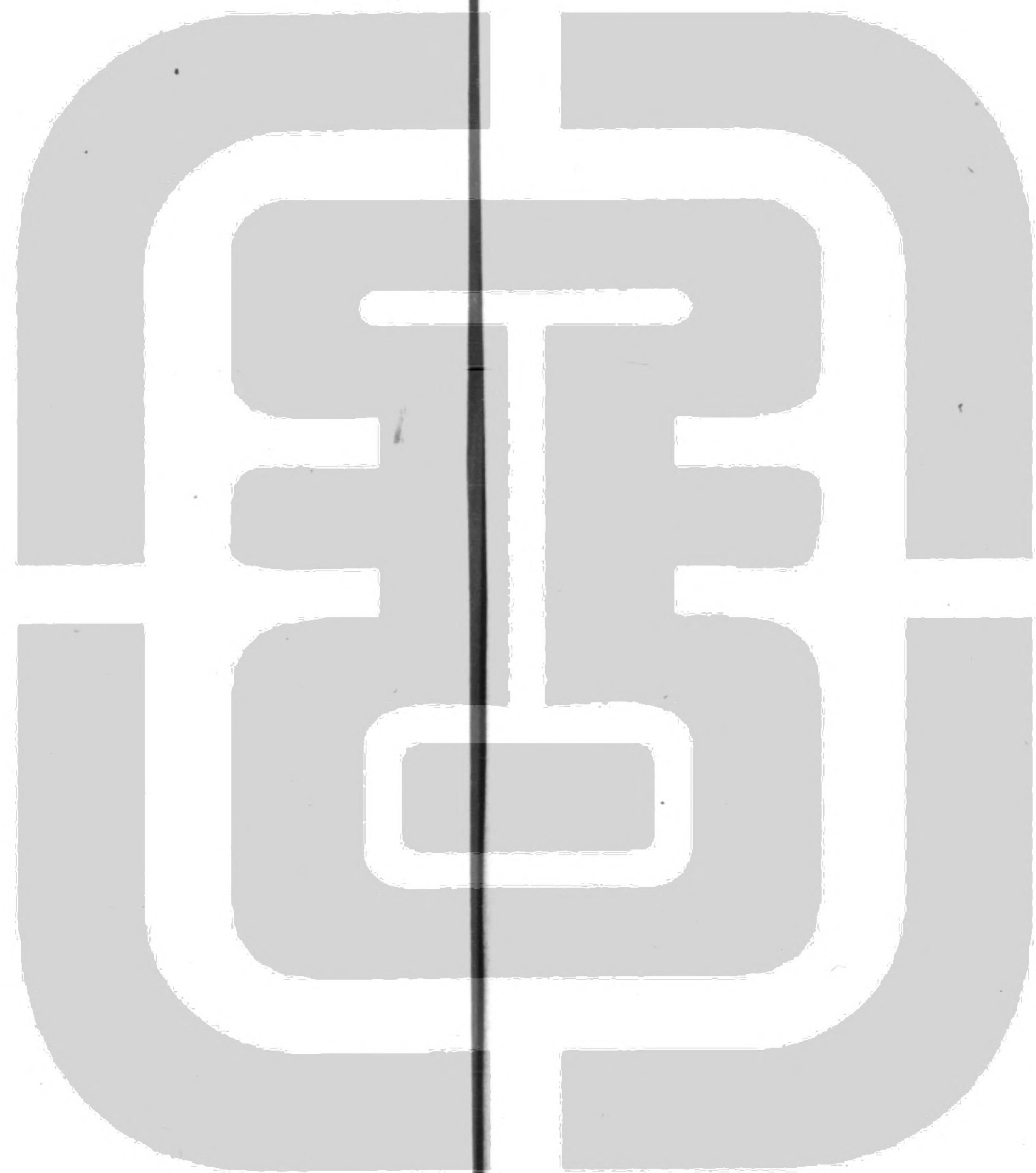
年成 帝好 不 有 留

蒲補 綢褥 之 類 靈 節

水車 也

初云 國韻 引 此 奶 姪 慢 也
以此 則 與 卷 十 眼 姪 欺 慢 之 怪
同 義 義





程